

元豐類藁卷之三十

明進士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後學姑蘇王昂校刻

劄子

移滄洲過闕上殿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
烏奕繁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
以來能濟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績大矣
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既立
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于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
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於南狩昭王
之子穆王殆於荒服暨于幽厲陵夷盡矣乃秦以累世

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建武中興然冲質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為三晉宋之患天下為南北隋文始一海內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於正觀開元之際而女禍世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于五代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宋興太祖皇帝為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粵蜀吳楚五國之君生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跡內輯師旅而齊以節制外卑藩服而納以繩墨所以安百姓禦四夷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彌綸已悉莫貴於為天子莫富於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為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為帝太祖功未有高焉

者也太宗皇帝適求厥寧既定晉疆錢俶自歸作則棄憲克紹克類保世躋民丕丕之烈為帝太宗未有高焉者也真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養蕃息齊民以并容編覆擾服異類蓋自天寶之末宇內板蕩及真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間入闕邊至于景德二百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灌燧無鷄鳴犬吠之警一作驚以迄于今故於是時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所以為帝者宗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虛心納諫慎注措謹規矩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又明於羣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

偽其用舍之際一稽於衆故任事者亦皆警懼否輒罷
免世以謂得馭臣之體春秋未高授立有德傳付惟允
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
晏然殆古所未有其豈第之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而
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
羣臣之日天下聞之路祭巷哭人人感動戲歛其得人
之深未有知其所繇然者故皇祖之廟為宋仁宗英宗
皇帝聰明睿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天命所集而稱疾
遜避至于累月自踐東朝淵默恭慎無所言議施為而
天下傳頌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動勞庶政每延見
三事省決萬機必咨詢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知

其志在有為雖早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
大畧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為宋英宗陛下
神聖文武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
之大德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率皆不能獨見於衆
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氏踵襲卑近因於世俗而已於
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跡修列先王法度之
政為其任在己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因循
號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奮起羣下遵職以後為羞
可謂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損益革敝興壞制作法度之
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繼
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不能附

其民者刑與賦後之政暴也宋興以來所用者鞭朴之刑然猶詳審反復至於緩旣縱之誅重誤入之羣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稅一然歲時省察數議寬減之宜下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_知力疲然猶憂憐惻怛常謹復除之科急擅興之禁蓋未嘗興一暴後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勢或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在於大臣宋興以來戚里宦臣曰符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如此而况輯師旅於內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卑藩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及上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勢如此至於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瀕

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而至於失其操柄又息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於下操柄謹於上處勢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泯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箠齋廩粟有以致其摯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祗服而戲豫東南之夷正冠束衽相與挾冊而吟誦至於六府順叙百嘉墜遂凡在天地之內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懿於三代近莫盛於漢唐然或四三世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

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於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於其心無援枹擊柝之戒接於耳目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也竊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

與武王之所

以繼代而成之興則美有假樂鳥鷖鳥戒有公劉洞酌其所言者蓋農夫女工築室治田帥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於免置之武夫行脩於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覺寤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誥俾勿壞蓋歌其善者所以興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

難久之情養之於聽而成之於心其於勸帝者之功美昭法戒於將來聖人之所以列之於經垂為世教也今大宋祖宗興造功業猶太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羣臣之於考次論撰列之簡冊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戒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周之德盛於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臣誠不自揆輒冒言其大體至於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莫究悉則今文學之臣克於列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為最盛之時而洞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為成王之戒蓋履極盛之勢而動之以戒懼

者明之至智之蓋也如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祇慎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成之時實在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饗有道之意而奉之寅畏俯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兢兢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閔遠崇侈循之無窮至千萬世未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

請令長貳自舉屬官劄子

臣伏以陛下本原周禮參之以有唐六典之書考諸當世之宜裁以聖處更定官制以幸天下臣誠不自揆欲少助萬一令無足取者亦足以致區區愛君之心竊觀於書其在堯舜稱堯之德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則平其賢不肖功罪之分而章之以爵賞使百官莫不昭明者此人主之事也其在說命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昭後又列于庶位則承人主之志廣引人材進諸朝廷者此宰相之事也其在罔命穆王命伯罔為周大僕正其戒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則使得自簡屬僚以共成其任者此諸司長官之事也其上下之體相承如此所以周天下之務蓋先王之成法

也故陸贄相唐陳致理之具以謂百司之長至於副貳之官與夫兩省供奉之職請委宰臣叙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材實終身保任其以舉授之繇各載除書之內得賢則有進考增秩褒升之賞失實則有奪俸贖金黜免之罰非特搜揚下位而已亦以閱試大官其所取之士既責行能亦計資望此贄之大指也贄於經畫之材近世未見其比其在相位所陳先務如此質之於古實應先王之法施之後世可以推行誠古今之通議也陛下隆至道開大明配天地立人極循名定位以董正治官千載以來盛德之事也創制之始新命之官任之以彌綸衆職所繫尤重其所更革著

於甲令或差若毫髮四方受其敝或誤於湏臾累歲不能救則於選用之體尤不可假非其人且臺省長官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御史中丞皆國之重任陛下所選擇而授今尚書既領天下之事即員外即凡二十四司用吏幾百員其餘屬佐尚不在數中若使本司長貳之官自即以下員有未備皆舉二人以聞以陛下之明其於羣臣材分無不周知取其所舉擇用其一其餘書之於籍以為內外之官選用之備庶幾為官得人足以上副陛下作則垂憲非常之大志且本朝著例御史中丞知雜至於省府之長固得自舉其屬而館閣監司牧守之官亦嘗屢詔近位皆得薦用所知名臣偉人徃徃由

此而出則推而廣之求於故事寔有已試之効其所薦之士采用其一其餘書之於籍以備選擇循舊闕御史一員聽舉二人其一不中選者亦以次甄進則稽諸累朝亦故事也伏惟陛下本周命太僕慎簡乃僚之意采陸贄臺省長官舉吏懇懇之論推本朝已試之法使先王之迹自陛下追而踐之如此則任衆之道隆進賢之路廣踈遠之士懷材者皆得彙征要近之臣獎善者皆得自達以陛下之臨照誰敢不應之以公以陛下之考覈誰敢不赴之以寔旣得其人授之以位然後陛下以公聽並觀分別淑慝以執中主要信行其賞罰如此則乞釐百工庶績咸熙可無為而致堯之平章百姓百姓

昭明如是而已如臣之說為可采者其推行之法陸贄所陳惟陛下察其踈密詳加損益取進上

元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番拱殿進呈

請令州縣特舉士劄子

臣聞三代之道鄉里有學士之秀者自鄉升諸司徒自司徒升諸學大樂正論其秀者升諸司馬司馬論其賢者以告于王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論定然後官之者鄭康成云謂使試守任官然後爵之者蓋試守而能任其官然後命之以位也其取士詳如此然此特於王畿之內論其鄉之秀士耳故在周禮則稱鄉老獻賢能之書于王也至於諸侯貢士則有

一適再適三適之賞黜爵削地之罰而其法之詳莫得而考此三代之事也漢興來董生之議始令羣國舉孝廉一人其後又以口為率口百二十萬至不滿十萬自一歲至三歲自六人至一人察舉各有差至用丞相公孫洪太常孔臧議則又置太常博士弟子自郡國縣官有好文學孝弟謹順出入無悖者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令詣太常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課試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固秩其高第其可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育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又請以治禮掌固此二百石及百石吏選擇為左右內史大行下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不足擇掌固以補中

三千石屬文學掌固補郡屬備負其郡國貢士太常試選之法詳矣此漢之事也今陛下隆至德昭大道參天地本人倫興學崇化以風天下唐虞用心何以加此然惠今之學校非先王教養之法今之科舉非先王選士之制聖意卓然自三代以後當塗之君未有能及此者也臣以謂三代學校勸教之具漢氏郡國太常察舉之目揆今之宜理可參用今州郡京師有學同於三代而教養選舉非先王之法者豈不以其遺素厲之實行課無用之空文非陛下隆世教育人材之本意歟誠今州縣有好文學厲名節孝悌謹順出入無悖者所聞今佐升諸州學州謹察其可者上太學以州大小為歲及人

數之差太學一歲謹察其可者上禮部禮部謹察其可者籍奏自州學至禮部皆取課試通一藝以上御試與否取自聖裁今既正三省諸寺之任其都事主事掌固之屬舊品不卑宜清其選更用士人以應古義遂取禮部所選之士中第或高第者以次使試守滿再歲或三歲選擇以為州屬及縣令丞卽有秀才異等皆以名聞不拘此制如此者謂之特舉其課試不用糊名謄錄之法使之通一藝以上者非獨采用漢制而已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亦以禮樂射御書數也如臣之議為可取者其教養選用之意願降明詔以諭之得人失士之效當信賞罰以厲之以陛下之所嚮孰

敢不虔於奉承以陛下之至明孰敢不公於考擇行之以漸脩之以久如是而俗化不美人材不盛官守不脩政事不舉者未之聞也其舊制科舉以習者既久難一日廢之請且如故事惟貢舉踈數一以特舉為準而入官試守選用之叙皆出特舉之中至夫教化已洽風俗既成之後則一切罷之如聖意以謂可行其立法彌綸之詳願詔有司而定議焉取進上

元豐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請西北擇將東南益兵

臣聞古者兵出於農故三時耕稼一時閱武其於四時蒐田則又率之從事然則農之用力於兵以少言之歲當兩月計其大槩則今之專力之兵一當古之兼農之

兵六先王之制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萬二千五百人其餘夫以為羨卒周有天下諸侯之國千有八百以中數之率通有兵二萬五千為兵四千五百萬而羨卒未在其數以今之兵一當其六今有兵百萬為八十倍少於古以跡言之其專力兼農之人固異以多少言之其用人之力費人之財今可謂省矣古者兵出於農故干戈車乘馬牛亦皆取具而國無預焉今兵出於國故干戈車乘馬牛亦皆取具而民無預焉此今之兵又於民為便者也秦既開阡陌而亦兵出於民其干戈屢動則至於發閭左之戍漢魏而下亦皆以民為兵其轉徙殺戮之禍嘗甚矣至于後周隋唐脩列

府衛而兵復近古天寶以後曠騎立而募兵之法行自是之後綱紀大失序天子之勢屈於方鎮之兵方鎮之勢屈於所部之兵至其甚也將之廢置出於兵至于五代而國之廢置出於兵兵之禍天下未有甚於此也宋興撥亂世反之正太祖外削藩服而歸之軌道內操師旅而束以法制天下之惡子非鱗之以刑而自列於行伍非歐之以暴而自就於繩墨以鎮城邑以戒疆場非獨為朝廷之用其於天下之良民得以樂職而安業者實賴其力况又其費少於古其便多於民近世以來制兵之善未有及此者也陛下出衆慮之表起百職之廢其於常武尤屬聖心今連營之士訓練精銳武庫之兵

繕治工巧殆古所未有臣誠不自揆忖今之事竊以謂西北之宜當擇將率東南之備當益戍兵庶幾上副陛下威夷狄守四方不世出之大志何以言之昔太祖之世其捍北狄則用李漢超於關南馬仁瑀於瀛州韓令坤於常山賀惟忠於易州何繼筠於棗州其禦太原則用郭進於西山李謙溥於隰州李繼勳於昭義其備西戎則用姚內斌於慶州董遵誨於環州王彥昇於原州馮繼業於靈州大抵如內斌遵誨之兵率不過五六千人皆責之以自守其地今士之精銳兵之工巧無以復加矣在乎得人屬之統督之寄而已故臣以謂西北之宜當擇將率付之一州一路任之以戰守之責陛下明

考覈信賞罰以馭之而已以此制勝則何求而不得也臣又竊以古者百里之地為千乘之國有兵三萬七千五百人今州小者非特百里而已士徒之衆雖不必盡如古制然今東南之偶地方萬里有山海江湖險絕之勢溪洞林麓深僻之虞而此諸路之兵不過數千人而已其於防邏常患不足萬一有追胥討捕之事理必乏人向者邕州之不守蓋患於救援之不繼至於廖恩之鼠竊而能稽誅於時月者蓋由追討之兵不足恩已自歸而所遣北兵猶在道路則東南之寡弱蓋可知也以陛下之明綱理天下無所不備其於東南之兵計今之宜雖不必如古者千乘之法然稍增兵屯使緩急足用

以銷奸萌除患於未然亦治體之所宜及臣故以謂東南之備當益戍兵區區憂國之心惟陛下之所裁擇取進止元豐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垂拱殿進呈

議經費

臣聞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使有九年之蓄而制國用者必於歲杪蓋量入而為出國之所不可儉者祭祀也然不過用數之節則先王養財之意可知矣蓋用之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漢唐之始天下之用嘗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財有節故公私有餘所謂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之無節則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漢唐之盛時天下之用常裕矣武帝明皇不

能節以制度故公私耗竭所謂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宋興承五代之敝六聖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既庶而財用有餘且以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戶七百三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戶一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戶一千二百九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并幕職州縣官三千三百餘員總二萬四千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百萬以二者校之官之衆一倍於景德郊之費亦一倍於景德官之數不同如此則皇祐治平入官之門多於景德也則皇祐治

平用財之端多於景德也誠詔有司按尋載籍而講求其故使官之數入者之多門可考而知郊之費用財之多端可考而知然後各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天下之入如皇祐治平之盛而天下之用官之數郊之費皆同於景德二者所省者蓋半矣則又以類而推之天下之費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入一億萬以上計之所省者十之一則歲有餘財一萬萬馴致不已至於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為十五年之蓄自古國

家之富未有及此也古者言九年之蓄者計每歲之入存十之三耳蓋約而言之也今臣之所陳亦約而言之今其數不能盡同然要其大致必不遠也前世於彫敝之時猶能易貧而為富今吾以全盛之勢用財有節其所省者一則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則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難吾之所易可不論而知也伏惟陛下冲靜質約天性自然乘輿器服尚方所造未嘗用一奇巧嬪嬙左右掖廷之間位號多闕躬履節儉為天下先所以憂憫元元更張廢事之意誠至惻怛格于上下其於明法度以養天下之財又非陛下之所難也臣誠不自揆敢獻其區區之愚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元豐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禹拱殿進呈

請減五路城堡

臣嘗議今之兵以謂西北之宜在擇將帥東南之備在益戍兵臣之妄意蓋謂西北之兵已多東南之兵不足也待罪三班脩定陝西河東城堡之賞法因得考於載籍蓋秦鳳鄜延涇原環慶并代五路嘉祐之間城堡一百一十有二熙寧二百一十有二元豐二百七十有四熙寧較於嘉祐為一倍元豐較於嘉祐為再倍而熙河城堡又三十有一雖故有之城始籍在於三班者或在此數然以再倍言之新立之城固多矣夫將之於兵猶奕之於棋善奕者置碁雖踈取數必多得其要而已故敵雖萬變塗雖百出而形勢足以相援攻守足以相赴

所保者必其地也非特如此所應者又合其變故用力少而得筭多也不善變者置拱雖密取數必寡不得其要而已故敵有他變塗有他出而形勢不得相援攻守不能相赴所保者非必其地也非特如此所舊者又不能合其變故用力多而得筭少也守邊之臣知其要者所保者必其地故立城不多則兵不分兵不分則用士少所應者又能合其變故用力少而得筭多猶之善奕也不得其要者所保非必其地故立城必多立城多則兵分兵則用士衆所應者又不能合其變故用力多而得筭少猶之不善奕也昔張仁愿度河築三受降城相去各四百餘里首尾相應繇是朔方以安減鎮兵數萬

此則能得其要立城雖踈所保者必其地也仁愿之建
三城皆不為守備曰寇至當併力出戰回顧望城猶須
斬之何用守備自是突厥遂不敢度山可謂所應者合
其變也今五路新立之城十數歲中至於再倍則兵安
得不分士安得不衆殆疆場之吏謀利害者不得其要
也以突某况之則城不必多臣言不為無據也以他路
况之則此邊之備胡以遵誓約之故數十年間不增一
城一堡而不患戍守之不足則立城不必多又已事之
明驗也臣以此竊意城多則兵分故謂西北之兵已多
而殆恐守邊之臣未有稱其任者守邊之臣遇陛下之
明常受成筭以從事又不敢不奉法令幸可備驅策然

出萬全之畫常諉於上人臣之於職苟簡而已固非體
理之所當然况繇其所保者未得其要所應者未合其
變顧使西北之兵獨多而東南不足在陛下之時方欲
事無不當其理官無不稱其任則因其舊而不變必非
聖意之所取也夫公選天下之材而屬之以三軍之任
以陛下之明聖慮之緒餘足以周此臣歷觀世主知人
善任使未有如宋興太祖之用將英偉特出者也故能
撥唐季五代數百年之亂使天下大定四夷軌道可謂
千歲已來不世出之盛美非常材之君拘牽常見者之
所能及也以陛下之聰明睿聖有非常之大畧同符太
祖則能任天下之材以定亂莫如太祖能繼太祖之志

以經武莫如陛下臣誠不自揆得太祖任將之一二竊
嘗見於斯文敢繕寫以獻萬分之一或有以上當天心
使西北守邊之臣用衆少而得筭多不益兵而東南之
備足有助聖慮之纖芥以終臣前日之議惟陛下之所
裁擇任將篇見本朝政要策

貼黃五路城堡據逐次降下三班院窠名數目如此
竊恐係舊來城堡自來屬樞密院差遣後來逐度方
降到窠名係三班院差人所以逐度數目加多若雖
是舊來城堡即五路二百七十餘城亦是立城太多

元豐類藁卷之三十一

元豐類藁卷之三十一

明進士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後學姑蘇王惇校刻

劄子

再議經費

臣嘗言皇祐治平歲入皆一億萬以上而歲費亦畧盡
之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治平皆三一作萬餘員景德
郊費六百萬皇祐治平皆一千萬以上是二者費皆倍
於景德使皇祐治平入官之門多於景德者可考而知
皇祐治平郊費之端多於景德者可考而知然後議其
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歲入如皇祐治平而祿吏
奉郊之費同於景德則二者所省蓋半矣則又以類推

而省之以歲入一億萬計之所省者十之一則歲有餘財一萬萬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爲十五年之蓄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也陛下謂臣所言以節用爲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也令一作付之中書臣待罪三班按國初承舊以供奉官左右班殿直爲三班立都知行首領之又有殿前承旨班院別立行首領之端拱以後分東西供奉又置左右侍禁及承旨借職皆領于三班三班之稱亦不改初三班吏員止於三百或不及之至天禧之間迺總四千二百有餘至于今迺摠一萬一千六百九十宗室又入百七十蓋景德員數

已十倍於初而以今考之殆三倍於景德畧以三年出入之籍較一作校之熙寧八年入籍者四百八十有七九年五百四十有四十年六百九十而死亡退免出籍者歲或過二百人或不及之則是歲歲有增未見其止也臣又畧考其入官之絲條於別記以聞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惟陛下之所擇臣之所知者三班也吏部東西審官與天下他費尙必有近於此者惟陛下試加考察以類求之蓋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使天下歲入億萬而所省者什三計三十年之通當有十五年之

蓄夫財用天下之本也使國家富盛如此則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以陛下之聖質而加之勵精以變因循苟簡之敝方大脩法度之政以幸天下詒萬世故臣敢因官守以講求其損益之數而終前日之說以獻惟陛下財擇

請改官制前預選官習行逐司事務

臣伏以陛下稽古正名脩定官制今百工庶務類別以明其於講求經畫皆出聖慮彌綸之體固已詳盡然推行之始去故取新竊恐百執事之人素未諭於其心習於其耳目一日之間或未盡知其任群吏萬民聽治於上者或未盡知所趨待夫問而後辨推而後通則必有

煩阻之患留滯之虞若圖之於早定之於素則一日之間官號法制一新於上而彛倫庶政叙行於下內外遠近雖易視改聽而持循安習無異於常此臣所以區區之愚度有補於萬一也今百司庶務旣已類別若以所分之職所總之務因今日之有司擇可屬以事者使之區處自立叙分名憲令版圖文移案牘訟訴期會總領循行舉明鈎考有革有因有損有益有舉諸此而施諸彼有捨諸彼而受諸此有當警於官有當布於衆者自一事已上本末次第使更制之前習勒已定則命出之日但在奉行而已蓋吏部於尚書為六官之首試即而言之其所總者選事也流內銓三班東西審官之任皆

當歸之誠因今日之有司擇可屬以事者使之區處自
令僕射尚書侍郎郎負外郎以其位之升降為其任之
煩簡使省書審決某當屬郎負外郎某當屬尚書侍郎
某當屬令僕射各以其所屬預為科別如此則新命之
官不煩而知其任矣曹局吏負如三班諸房十有六諸
吏六十有四其所別之司所隸之人不必盡易惟當合
者合之當析者析之當損者損之當益者益之使諸曹
所主因其舊習如此則新補之吏不論而知其守矣憲
令版圖文移案牘訟訴期會總領循行舉明鈎考其因
革損益之不同與有舉諸此而施諸彼有拾諸彼而受
諸此有當警於官布於衆者皆前事之期莫不考定如

此則新出之政不戒而知其敎矣夫新命之官不煩而
知其任新補之吏不論而知其守新出之政不戒而知
其敎則推行之始去故取新所以待之者備矣其於選
事如此旁至於司封司勳考功當隸之者內服外服庶
工萬事當歸之者皆推此以通彼則吏部之任一作不
待政出之日問而後辨推而後通也推吏部之事以通
於百工庶職如此則體雖至大而操之有要事雖一變
而處之有素一日之間官號法制鼎新於上而彛倫庶
政敎行於下內外遠近雖政視易聽而持循安習無異
於常區區之愚庶有補於萬一者在此而臣愚淺薄不
知治體貪於傾盡而不知其言之妄採掇增損實待聖

斷惟陛下之所裁幸取進止

請改官制前預令諸司次比整齊架閣版籍等事
臣伏以陛下發德音正官號法制度數皆易以新書太
平之原實在於此今論次已定宣布有期四方顛顛跂
足而望臣切恐施行之際新舊代易之初庶工之間或
吏屬因循或簿書緣絕其於督察漏畧檢防散逸彌綸
之體不可不早有飭戒欲乞明諭有司架閣有未備者
備之版籍有未正者正之凡憲令圖牒簿書案牘皆當
次比整齊斂藏識別以至於官司什器凡物之屬公上
者亦皆當鈎考詳於簿錄庶於新舊更易之間得無漏
畧散逸之敝非獨儆當今典領之懈且以絕異時追究

之煩取進止

請以近更官制如周官六典為書

臣竊以周制六卿各率其屬皆有分職見於禮經至唐
自三省而下分命庶官亦各以其職事見於六典今陛
下講求化原更定官制蓋作憲垂法繇古以來其於大
體有不可易者雖唐虞三代未嘗易也至於緣人情因
世故斟酌損益有不可不易者故雖唐虞之際極盛之
時凡巡守四方則皆脩五禮而周人治象之法亦歲有
更革况於時異事殊而可以膠於一方之說泥於一偏
之跡哉故陛下更制改作其彌綸大意則遠體周官而
近因唐制此所謂於其大體有不可易者也至於從宜

應變則解縱拘攣獨出聖謀不牽常筭此謂斟酌損益有不可不易者也夫能審其不可易者而因之斷其不可不易者而更之惟當而已然後可謂明制作之體惟陛下聖性之卓故能處之無疑此非群臣之所能望也今更定官制其所先者在於使群臣庶位皆明知其職分職分既明然後在事者得各因其名以效其實而攷察者欲覈其實則必推其名此作法之大要所謂不可易者也今庶尹百工分位既定宜有新書如周官六典明白之文使內外上下曉然究悉以熙庶績而康萬事臣適典明命亦得各以百執事所分之職載於訓詞以飭戒在列以稱陛下董正治官循名責實之意其書宜

史館申請三

以時頒布以幸天下如體重事鉅其不可不易者文字論次尚有未周則百司所守小大之務亦宜先有條具委曲章明施於列位使人人皆知其任勸於赴功而臣亦得討論演暢見於王者之訓以副聖君勵精求治為世作則之心取進止

臣脩定國史止依司馬遷以下編年體式至於書事隨便今畧具條目進呈其餘文義曲折難預為之例者須候著撰之際徐更隨宜候書成日為逐篇述傳繫於末卷以見論次之意蓋若預為定例恐於文義須至拘牽就例或有所妨其書事隨便今畧具條目

如左

一羣臣拜罷見於百官表

一刑法食貨五行天文災祥之類各見於逐志

紀載述之類
紀上更不於本

一名位雖崇而事迹無可紀者更不立傳或善惡有可見者則附見之

一善惡可勸戒是非後世當考者書之其細故常行更不備書

右取進止

臣脩定五朝國史有合申請事具下項

一自宋興以來名臣良士或增有名位或素在丘

園其有嘉言善行歷官行事軍國勲勞或有貢獻封章或有著撰文字或本家有碑誌行狀紀述之文或他人為作傳記之類今未所脩國史須合收採載述恐慮舊書訪尋之初有所未盡至今歲月已遠耳目所及者少或至漏畧欲乞京畿委開封知府及畿縣知縣在外委逐路監司州縣長吏博加求訪有子孫者延致詢問諭以朝廷之意欲使名臣良士言行功實傳之不朽為人子孫者亦宜知父祖善狀合要顯揚使得見於國史以稱為人後嗣之義各令以其所有事迹或文字盡因郡府納於史局以備論次

或文字稍多其家無力繕寫即官為委官以官用備寫字人書寫校正其曾任兩府兩制臺諫之家須逐家一一詢訪無令漏畧各限自指揮到日一月內取到文字發送史局其逐路監司州府逐縣長吏各具無漏畧文狀連申一申中書向來編集累朝文字本局不見得從初名目及樞密院有編集機要文字并兩處有錄得累朝御札手詔副本文字欲乞令檢送本局以備討論取進止

臣脩定五朝國史據舊書及更加採摭以備紀錄外竊慮五聖臨御之日德音行事外廷有所未聞及自宋更有紀述發明文字藏在宮禁者欲乞特賜頒示以憑論次所貴祖宗功德傳布方冊得以周盡右取進止

請訪問高驪世次

臣竊考舊史高句驪自朱蒙得統升骨城居號曰高

句驪因以高為氏歷漢至唐高宗時其王高藏失國內徙聖曆中藏子德武得為安東都督其後稍自為國元和之末嘗獻樂工自此不復見於中國五代同光天成之際高驪王高氏復來貢而失其名長興三年乃稱權知國事王建遣使奉貢因以建為王建子武武子昭昭子佑佑弟治治弟誦誦弟詢相繼立蓋自朱蒙至藏可

考者一姓九百年傳二十一君而失國其後復自為國而各及世次興廢之本末與夫王建之所以始皆不可考王氏自建至佑四王皆傳子自治至詢三王皆傳弟詢自天聖八年來貢至熙寧三年今王徽來貢其不見於中國者蓋四十有三年今陛下仁聖文武聲教之盛東漸海外徽所遣使方集闕下蓋高句驪文字之國也其使者宜知其國之君長興壞本末名及世次欲乞詔諭典客之臣問自德武之東也其後何以能復其國何以復失之嘗傳幾君其名及世次可數否王建之所以興者何繇其興也自建始歟抑建之先已有興者歟自大聖至熙寧四十三年之間而徽復見於中國其繼詢

而立者歟豈其中間復自有繼詢者歟微於詢為何屬如其言可論次足以補舊史之闕明陛下德及萬里殊方絕域前世有不能致者慕義來庭故能究知四夷之事非聲教之所被者遠不能及此取進止

貼黃欲乞諭畢仲衍因話從容訪問或來使未能盡對即諭以候歸本國討尋記錄因向後別使人附來

高驪世次

高句驪其先出夫餘王得河伯女因閉於室感日而孕生朱蒙及長夫餘之臣謀殺之朱蒙走得免至紇升骨城居焉號高句驪因以高為氏朱蒙死子如栗立如栗死子莫來立

漢武帝元豐四年威朝鮮置驪立世次其元菟郡以高句驪為縣屬之

驍時發高麗兵伐胡不從行遂皆出塞為寇歸咎於驍
驍嚴尤誘而斬之葬乃大悅更名高句麗王為下句麗
侯光武建武八年高句驪遣使朝貢復其正號其史不著

莫來裔孫宮立寇遼東宮死子遂成立安帝建光遂

成死子伯固立北史云伯固死子伊夷模立伊夷

模死子位宮立位宮死元孫乙弗利立顯弗利死子

釗立安立史失其世次而云以高麗王安為釗曾孫璉

立者晉太武時始遣使璉死孫雲立後魏孝文太和五年

立雲死子安立後魏宣武安死子延立延死子成立成

死子湯立湯死子元立隋開皇大業元死弟建武立武

武德中拜遼東郡王建武死弟之子藏立建武為蓋蘇

中書令之職正觀十八年遣李勣伐之十九年太宗親

征高宗龍朔元年遣任雅相以二十六軍水陸分途掘

高麗之界幹豐三年李勣拔扶餘城總章元年李勣拔

平壤城統萬收其地蓋朱藏子德武為安東都督武后

二年也後稱自為國至同光天成間高驪國王高氏累

遣使朝貢唐末中原多事其國遂自立君長同光後唐

年計一千四百通上九百高麗國王王建立明宗長興

貢明宗拜為土建死子武立武死子昭立建隆三年

五年昭死子伯立開寶元年太平興國二伯立死弟治立

太平興國七年九月遣使來貢制以治為王九年端拱

五年來貢淳化二年遣使來貢經詔賜之四年又來貢

優詔答之師治死弟誦立誦初立遣兵伐徐遠來候朝

其臣吏部侍郎趙之遠命牙將朱仁紹至登州訪之
將以聞召見仁紹回因賜諱錡詔六年來貢乞師優
詔答誦死弟詢立大中祥符七年天禧元
之詔答誦死弟詢立年五年天聖八年來貢

元曲類彙卷之三十一

元曲類彙卷之三十二

明進士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後學姑蘇王忬校刻

劄子

論中書錄黃畫黃舍人不書檢

臣初掌書命中書吏以錄黃畫黃并檢赴臣簽書其檢中書舍人稱臣書名而侍郎押字至錄黃畫黃然後侍郎舍人皆稱臣書名臣曾巡廳言檢草舍人稱臣書名而侍郎押字恐於理尚有未盡且錄黃畫黃并檢一體相湏而成當書之官未有可以一書一否也况錄黃侍郎舍人皆稱臣書名者事君之體固然也其檢舍人不書欲以爲別異執政乎則錄黃畫黃并檢一體相湏而

成事君之體於例當一一書之間方其嚴上則未有可
以復伸下也伏尋故事書舍人分押尚書六曹天下
衆務無不關決其各執所見謂之五花判事故唐太宗
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勅有不便者皆須
執論比來遂無一言駁論若准書詔勅行文書而已人
誰不堪今舍人不押六曹惟掌書命而事干書命者又
不書檢竊尋故事未有可據而然也或謂事干書命者
有除改行遣因依故舍人不當書檢然向來書檢已連
除改因依况除改因依參於典故即無舍人不得預聞
之理臣詳本朝之制官司佐屬蓋有得書檢而不得書
行移文字者未有得書行移文字而不得書檢者此又

於理可疑臣固非敢書檢也顧緣職分不敢苟止伏乞
校詳理體斷自聖裁令臣得以遵守取進止元豐五年九月

請給中書舍人印及合與不合通簽中書外省事
臣檢會中書外省昨准門下省連到詳定官制所狀內
事件有申明下項

一檢會官制所元豐四年十月七日上殿劄子元擬
門下省印給事中印奉聖旨門下省印尚書省印
門下給事中印中書舍人之印尚書列曹別具攷
定取旨餘兩省官并省移並用給舍印

臣今看詳通進司文字既隸給事中合使門下
給事中印

一給事中廳狀勘會請到門下外省印未委合於何處收掌

臣今看詳上件印合係散騎常侍收掌如闕則以次官

一給事中廳狀四月二十九日准詳定官制所發到狀二件爲分撥人吏并院子事各係申門下外省今來未審係是何官書判施行

臣今看詳應申門下外省文字合係本省散騎常侍以下通簽書

一狀後門下外省批已施行外五月六日送中書外省施行訖即却繳送合屬去處

臣今看詳逐項事件並只是指揮門下外省及給事中廳其中書外省雖准批送施行即未有定制中書外省及舍人廳事務明降指揮兼官制所狀內一項稱兩省官并省務並用給舍印又一項稱門下外省印合係散騎常侍收掌如闕即以次官是則中書舍人及中書外省各合有印今來已有中書外省印其中書舍人之印即未給到未應得官制所狀內元定指揮及右省官除逐廳各有分職外其外省事務見今中書舍人與起居舍人通簽若將來常侍以下至正言員足消與未消逐一通簽如不通簽即未

審合係是何官書判施行如合通簽亦乞明降
指揮

右取進止

貼黃今後因逐司申明立法有與別司事體相同者
乞令便據逐司事務立條責免更有申請重煩聖聽
兼免逐司事體相同施行不一如允臣所奏乞立此
條令今後應干修條處並依此又舍人諫官舊各有
印蓋緣本職文字慮有事干機密難就別官用印故
事中書舍人判省雜務

議邊防給賜士卒只支頭子

臣伏見真宗議封泰山問三司使丁謂隨駕兵士或遇

泥雨支賜鞋錢動湏五七萬貫如何有備謂奏隨駕之
任披帶已重若有支賜如何將行欲令殿前都指揮使
曹璨先問軍士路中或有支賜置隨駕便錢一司各與
頭子支便於兵士住營處或指定州軍各使骨肉請領
一則便於兵士請領二則隨駕兵士骨肉在營得便到
特支錢物甚安人心曹璨尋問諸曰隨駕請得何用兼
難以將行若如此皆感聖恩遂定東封之計車駕往回
畧無闕誤臣竊以謂邊防給賜士卒可推此行之在公
可省輦運在私可無負致營護之勞而士卒之家又速
得錢物濟用伏乞詳酌如有可采出自聖意施行取進
止

申明保甲巡警盜賊不曾上在

臣伏以周禮五家為比使之相保推之至於五州為鄉因其民以用之於田役追胥之事管仲於齊亦以五家為軌推之至於五鄉為軍以有三軍之制蓋生民之業資於衣食則為農資於備禦則為兵其所恃之理然也後世言兵者以謂九夫為井此八陣之法所由出也

五家為軌此師旅之法所出也以臣考之所以然者非三軍之政取法於鄉田蓋古者

生民之業兵農非異務也自經界既廢而兵農始殊秦漢之際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獄訟收賦稅游徼循禁盜賊亦比閭族黨卒伍追胥之遺事也今保甲之

制自五家為保推之至於有大小保長有都副保正職承文書督盜賊與比閭有長鄉亭有嗇夫游徼非異意也臣昨守亳州亳為多盜重法之地臣推行保甲之法以禁盜賊幸不至繆戾誠不自揆欲於保甲巡檢縣尉之法所以防慮盜賊者有所推廣以稱朝廷立法之意具下項

一諸處自來盜賊並是外來浮浪行止不明之人或是本處素來無賴之人保甲之法使五家為保蓋欲察舉非違之事一保五家若有一家藏匿外來浮浪行止不明之人或一家有素來無賴之人即四家無由不知而法禁之中不責其顏情蓋茫則

人於鄉里誰肯告言若為誤禁防使不告官者因
事發露則有相坐之刑人情自愛誰肯苟容此乃
本立保伍察非違之意也所察舉者藏匿惡人之
家所以為人除患固非開告訐之踞傷隣里之義
也若藏匿之家自不能揜則惡人何所容入盜賊
不禁而自熄理之所可必也欲乞指揮外來浮浪
行止不明之人保內不得舍止本處素來無賴之
人保內須以姓名申官官為籍記係籍
浮浪行止不明之人保內須以姓名申官官為籍記係籍
之人保內須以姓名申官官為籍記係籍
籍之人出入不告本保本保不糾亦並科不言上
之罪犯人嚴斷所貴有所關防可以暗消盜賊况

自來州縣亦徃徃有禁絕舍止浮浪及籍記惡人
之處可以斷得盜賊別無擾煩無保甲條諸保內
有外來人如行止顯有不明即收領送官則是法
意蓋已及此今來所乞只是申明更欲詳備伏乞
裁酌施行

一伏見熙寧六年保甲條法保內如遇有賊盜晝時
告報大保長已下同保人戶即時前去救應追捕
如入別保即遙相擊鼓應接襲逐元豐二年詳定
上條節文諸保內賊盜晝時集本保追捕如入別
保遙相告報襲逐舊有舖屋及鼓處依舊人輪保
丁守宿未有處愿置者聽臣竊以謂元條及詳定

互有詳畧若合而用之則彌論之意無所不備今
欲乞指揮諸保內賊盜晝時集本保追捕如入別
保卽透相擊鼓報應襲逐並置舖屋及鼓仍輪保
丁巡宿如此則保伍之內旣不得容止惡人巡宿
之法又備如有賊發則合力追捕措置無所不盡
於本置保甲之意委曲備具亦古者井田守望相
助後世置鄉亭徼循盜賊之遺法也

一伏見熙寧勅節文諸巡檢常於地分內巡警解宇
所在州給與印曆逐季點檢臣欲乞相度指揮重
法地分巡檢縣尉常於地分內巡警每旬具所到
地分申州仍給與行程印曆每季本州將旬由與

印曆委官點磨違者取勘施行州不督察監司按
劾以聞如此則制置捕盜之官事體均一理在必
行不容苟簡之人得以廢法使捕盜之官分巡不
正保甲候望轉相承接盜賊所向輒遇譏察竊發
之謀必自衰熄或有伺間不逞之人亦易敗獲右
取進止

存恤外國人請著爲令 不曾上

臣昨任明州日有高麗國界託羅國人崔舉等因風失
船飄流至泉州界得捕魚船援救全度從此隨捕魚船
同力採捕得食自給後於泉州自陳願來明州候有便
船却歸本國泉州給與沿路口券差人押來臣尋爲置

酒食犒設送在僧寺安泊逐日給與食物仍五日一次別設酒食具狀奏聞臣奏未到之間先據泉州奏到奉聖旨令於係官屋舍安泊常切照管則臣存恤舉等頗合朝廷之意自後更與各置衣裝同天節日亦令冠帶得預宴設竊以海外蠻夷遭罹禍亂漂溺流轉遠失鄉土得自托於中國中國禮義所出宜厚加撫存令不失所泉州初但給與口券差人徒步押來恐朝廷矜恤之恩有所未稱檢皇佑一踞編勅亦只有給與口食指揮今來聖旨令於係官屋舍安泊常切照管事理不同緣今來所降聖旨未有著令欲乞今後高麗等國人船因風勢不便或有飄失到沿海諸州縣並令置酒食犒設

送係官屋舍安泊逐日給與食物仍數日一次別設酒食闕衣服者官爲置造道踞隨水陸給借鞍馬舟船具析奏聞其欲歸本國者取稟朝旨所貴遠人得知朝廷仁恩待遇之意取進止

請減軍士營教

臣伏見諸軍教閱之法竝只合早教一次舊例有晚教者卽更晚教向來教閱之法初行之時諸軍欲要訓練早得精熟是以早晚教外諸營更有營教今來訓練日久各以精熟甚有踏硬出格之人諸軍事藝見今分作三等欲乞相度其事藝在第三等者與免營教一日在第二等者與免營教二日在第一等與免營教三日所

貴人情悅慕升進得事藝者多乞賜詳酌指揮取進止
代曾侍中辭轉官劄子

臣蒙恩轉官已曾面陳及具劄子辭免懇誠雖切志願未諧夙夜省循不皇寧處是用再于旒宸伏望必賜允從臣以謏才當陛下即政之初勵精思治與在廟堂首當大任所宜佐陛下循守法度重惜名器使恩無誤施官不虛授四方觀聽知朝廷慶賞得宜則衆情必皆勸慕從正其本當始於臣今若首玷寵榮不知回避使朝野竊議上虧政理則是欲清其流而先濁其源致弊之由乃自臣始豈陛下所以屬任微臣之意愚情所以圖報萬一之心况祖宗以來進官之法或以歲月或以功

勤本於斯二者實無其一又於執政之內不爲以事當遷欲貪厚恩何義而可伏望特回聖慈俯憐惻迫速賜德音遂其所乞至於國公戶邑則臣更不敢辭謹具劄子奏陳無任赤心懇激之至取進止

代曾侍中乞退劄子

臣近三上表及再進劄子以陰陽不調雨雪愆候乞欲免黜蒙面諭不允仍降批荅令斷來章臣仰惟寵遇之厚恩旨之嚴固欲強顏趣於順命然信宿以來旱氣轉甚臣夙夜震惕職思其憂所以不避冒煩至於五六敢祈仁聖必賜矜從此臣區區之愚義不得止者也蓋宰相職調陰陽災異即當罷免行之已久故事甚明今六

陽爲沴經涉冬春隴畝之間焦枯日甚閭巷之內疾癘
將興天戒丁寧咎自臣始陛下側身思變發於懇誠
忘已憂人見於顏色以至詢訪周於列位請禱徧於群
神聖心焦勞中外嗟仰豈臣之分當得晏然雖陛下大
恩欲終覆護而四方觀聽責當謂何且臣少壯之時尚
虞不職今齒髮已暮理當乞身欲貪寵私何義而可伏
望察臣素守體臣至誠早回聖慈許從罷黜矧今舊德
之老新進之賢求於朝廷所在森列取以代臣必致休
證使臣得避賢者跼退守丘園豈惟上厭天心下塞人
望亦所以全陛下始終之恩成老臣去就之義况應天
人惟在誠實臣既知當退豈敢矯誣所望睿明審加詳

擇臣無任哀誠迫切之至取進止

英宗實錄院申請

奉勅脩撰英宗皇帝一朝實錄伏以先帝功德之美覆
被天下宜載方策傳之無窮而未有日曆至於時政記
起居注亦皆未備

今此論次實憂踈畧其於搜訪事迹以借撰述尤在廣
博使無關遺今取到脩撰仁宗皇帝實錄院行遣案卷
看詳彼處累次陳請乞搜採取借應于合要照證文字
前後條件本院亦合如此施行參詳類次作一併申請
具下項

文臣少卿監以上武臣正刺史以上或雖官品未

至而事業勲績可書及丘園之士曾經朝廷獎遇
凡在先朝薨卒者例合於實錄內立傳欲乞朝廷
特降指揮下鈐轄諸道進奏院遍行指揮仍劄付
御史臺開封府及審官院三班院流內銓入內內
侍省閣門出榜曉示應係英宗朝亡歿臣僚合立
傳者並令供納行狀神道碑墓誌等仰本家親屬
限日近脩寫疾速附遞繳納赴實錄院

一應先朝曾歷兩府兩制雜學士待制臺諫官及正
在刺史閣門使已上臣僚或因賜對親聞聖語或
有司奏事特出宸斷可書簡冊者並乞付中書遍
劄送已上臣僚委令逐人速其實封供報務要詳

悉乞指揮進奏院遍行指揮應曾在先朝任上件
官位已經亡歿臣僚之家亦許親族編錄經所在
官司繳進不得虛飾事節候到日並降付本院以
憑看詳編脩所貴書成之日免致疏畧

一乞下中書樞密院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
正月已前應有臣僚進獻文字曾送史館或留任
中書剗刷名件及下史館盡底檢尋降付本院并
宰臣與文武百僚凡有奏請稱賀上表所降批荅
亦乞檢尋降下

一乞下兩省及司封兵部吏部甲庫學士舍人院據
實錄院所關宣勅及詔書除目告詞如移牒暫借

使畫時檢尋報應不得稽緩

一乞下禮賓院具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八日已前凡外番朝貢所記本國風俗人物道里土產詳實供報

一先朝臣僚有得罪謫者乞下御史臺審刑院刑部大理寺據實錄院所要案牘畫時供借

一乞下司天監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逐年具曆日一本供報當院

一乞下三司令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八日已前應蟲蝗水旱災傷及德音赦書蠲放稅賦及蠲免欠負並具實數供報當院

一乞下三司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八日已前應有制置錢穀稅賦茶鹽及攤酒等凡于臣僚章疏論議廢置事件具錄供報當院

一部水監河渠水利凡有論議改更禮部但係郡國所申祥瑞貢院但于改更貢舉條制太常寺禮院但于禮樂制作事三司戶部每遇戶口陞降已上官司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八日已前令子細檢尋供報本院不得漏畧

一天聖元年嘗勾脩真宗皇帝寔錄所奏脩撰宮李維等公文其間有事跡不圓處合係中書樞密院三司檢尋應副又緣事件不少竊慮差去手分不

得到裏面檢尋是致逐時不檢到照證事件乞傳
宣中書樞密院擬李維等合要照證脩撰事蹟名
件令合行手分等盡底檢尋應副免致有妨脩撰
奉御寶批依奏治平元年脩仁宗皇帝寔錄院亦
奏合依中書樞密院檢尋合要照證事件乞依天
聖初體例施行并乞差中書應奉國史文字堂後
官魏孝先樞密脩時政記主事劉孝先候見當院
書庫官等將到合要檢尋事件立便收接檢尋應
副又曾乞差中書樞密院編文字官及乞於三司
審刑院大理寺屬官內選差人負各令應副檢尋
文字今來本院合要中書樞密院檢尋文字照證

編脩欲乞依天聖治平初體例施行

一乞下管勾往來國信所契勘嘉祐八年四月至治
平四年正月末以來所差入國接伴館伴官等正
官借官簿等冊并語錄權借赴當院照證脩纂仍
不妨彼所使用

一乞下玉牒所取英宗皇帝玉牒一本照會

一乞下中書編機房合要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
年正月八日已前改除麻制文字照會

一本院但于脩寔錄於諸處檢借文字並須當職官
員封記往還疾速應付

一乞下尚書司封疾速檢借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

四年正月八日已前中書除改百官官位姓名勅
黃照證脩纂

元豐類藁卷之三十二

元豐類藁卷之三十三

明進士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後學姑蘇王忬校刻
奏狀

進奉熙寧四年明堂絹狀

祀而嚴配王國之上儀助者駿奔人臣之常奉前件物
實之用篚旅以造庭俱就列以陪祠庶將心於拱極載
循僭冒伏積震惶

進奉熙寧七年南郊銀絹狀

天休不宰故大報於親郊上德難名唯駿奔於助祭茲
爲邦禮以合人情前件物輒用土毛敢叅庭實第從臣之嘉
頌獨遠清光得萬國之歡心庶將薄意于冒宸扆臣不

任

進奉熙寧七年同天節銀絹狀

自天生德與世為歸屬當載育之期敢薦無疆之祚前件物輒備土毛之末用叅篚貢之餘遠守蠻荆莫預造庭之會仰懷象魏但祈難老之祥

進奉熙寧八年同天節銀絹狀

元命在躬方啓龍興之運鴻圖集祉爰開馭降之祥前件物敢薦服官用叅庭實緣易供之薄獻祝難老之殊祥

襄州乞宣洪二郡狀

右臣今任至今年九月成資已蒙差太常少卿孫頤替

臣成資闕令臣去替祗有數月竊念臣為有私便欲乞就移洪州或宣州一任情願守待遠關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奏乞回避呂升卿

右臣伏奉勅命就差權知洪州軍州事充江南西路兵馬都鈐轄已發來赴任次今觀呂升卿授江西轉運副使伏緣臣先任齊州得替後呂升卿為京東路察訪於齊州多端非理求臣過失賴臣無可捃拾無臣弟布與呂惠卿又有嫌隙二事皆中外共知今升卿任江西監司洪州在其統屬須至陳乞回避伏乞指揮檢會臣先奏乞移洪州或宣州或東南一便州郡臣為母親見在

錄字本祿
饒州迤邐前去饒州伺候朝旨

奏乞與潘興嗣子推恩狀

右臣伏覩本州人試將作監主簿潘興嗣五歲以父任得官二十二歲授江州德化縣尉不行熙寧二年朝廷察其高以為筠州軍事推官不就今年五十六歲安於靜退三十餘年臣竊以康定中徐復以處士收用辭不就得官其一子近王回孫侔皆以幽潛見錄命下而回已死亦得官其一子李覲以國子直講退歸死十年亦得錄其後則固家之於激獎庶退既肆其所守又恩及其世蓋有故事今與王回同時見錄之人有孫侔而後又有興嗣處幽不改其操皆已白首然未有為上聞者

故其子獨未蒙恩竊以康定至今幾四十年士之抗志於隱約而為朝廷所知者止此數人蓋枯槁沉溺其守至難故其人至少為國家者取而顯之使天下皆知士之特立無求於世者不為上之所遺則自重者孰不勉浮競者孰不悔可謂施約而勸博寵錄之所以勵世其實在此臣故敢以聞伏惟陛下幸察侔及興嗣躬難進之節遭遇聖時用王回徐復李覲為比加恩其子使斯人不卒窮於閭巷足以明示天下興嗣有子群年二十六歲孫侔今家真州謹狀奏聞伏候勅旨

奏乞復吳中復差遣狀

右臣復見提點本州王隆觀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吳

中復年六十六歲精力未衰志意甚壯歷事累朝嘗任諫官御史以直道正言能稱其職又任邢伯理兵治民皆有可紀孔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如中復之材有已試之效可謂明白方今中外任使嘗患乏人如中復者豈可遂其閑逸欲乞召至左右使典司獻納或委以藩鎮使剴治煩劇必能上副憂勤不負寄任况中復年未當退又無疾病處之散地衆謂非宜伏望早賜收用以稱朝廷尚賢求舊之意臣忝任州長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辭直龍圖閣知儋州狀

右臣準洪州送到勅牒一道授臣直龍圖閣就差權知

福州交割本職公事以次官員發赴本任者孤遠之臣幸蒙收擢聖恩深厚誼豈敢辭伏念臣老母年高近歲多病臣弟布已移知廣州見赴本任臣若更適閩越則兄弟並就遠官犬馬之志不勝徬徨伏望聖慈矜憫特寢新命與臣一便地差遣所有勅牒臣未敢祇受已牒洪州寄軍省庫收管臣已交割本職公事與以次官員不敢於舊任處久住見迺邇前來聽候指揮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福州舉知泉州陳樞久不磨勘特與轉官狀

右臣體訪得轄下知泉州尚書屯田員外郎陳樞不下磨勘文字已十五年中間曾遇覃恩改官其於綿歷歲

月積累勞能則考課常法蓋未及之列於郎曹爲日已
久方當朝廷崇尚廉素誠抑浮競之時樞獨安於冲靜
所守如此况樞操履純篤出自天資治行循良見於衆
論自歷州縣及任淮南提點刑獄與今來再任泉州所
至風績皆可稱記伏乞特降指揮下審官東院檢會樞
合該磨勘月日采其久不自陳特與優轉名曹以獎恬
退臣忝備寄任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福州奏乞在京主判閑慢曹局或近京一便郡狀
右臣輒露悃悞仰干旒宸臣母老多病見居京師臣任
福州臣弟布任廣州相去皆數千里臣犬馬之志寔不
遑寧臣昨移福州之日曾乞哀憐改授近地尋奉聖旨

不允不敢再請臣既到任屬所部之內寇孽遺類往往
尚聚山谷居人未寧遠近疑駭而州之屬邑又有出於
旱饑之後臣於此時正當竭其駑鈍復不敢以私計自
陳自去冬及今春以來上賴朝廷威德蟻聚餘寇悉又
殄除田疇之間連獲登稔今山海清謐千里寔然里閭
相安粟米豐羨臣於所部乃無一事可以自效况臣到
任今年八月已及一年遠去庭闈爲日已久晨昏之戀
誼難苟止則臣可以乞恩寔在今日伏見朝廷至仁比
來羣臣之中有欲便於養親者並蒙聽許况臣母子各
已白頭兄弟二人皆任遠地今臣於官守又無可以驅
馳之事伏望聖慈憫惻以臣老母見在京師與臣一在

京主判問慢曹局差遣或就移近京一便郡庶便親養
臣雖縻殞曷報聖恩臣不任惶懼戰汗激切屏營之至
移明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狀

右臣昨以老母在京而臣知福州臣弟布知廣州相去
各數千里幸臣所部之內盜賊殄除年穀豐稔臣於守
官既無驅馳之事而臣到任已及一年遠去庭闈為日
已久奏乞聖慈哀憐以臣老母見在京師與臣一在京
主判問慢曹局差遣或移臣近京一便郡庶便親養尋
准中書劄子已降勅命差臣權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奉
聖旨仰臣交割職分公事訖發來赴闕臣遂起離前來
至洪州覩進奏院報已差臣知明州伏念臣已奔馳在

踞屈指計日望至親側竊計臣老母之心聞臣而來倚
門之望固已深切今母子垂欲相見而臣忽他改差遣
晨昏之戀既未得伸迫急之誠惟知涕泗且臣母子各
已白首臣母近歲多病臣弟布又知桂州私門之內長
子二人皆遠左右而臣於兄弟之內又寂居長犬馬之
志豈敢苟安况今所得明州是可迎侍臣不敢別有陳
乞欲望出自聖恩特賜矜憫許臣徑馬暫至京師迎侍
老母赴任不敢別有住滯伏惟天地之德哀而憐之臣
欲候授勅後陳此懇誠臣見在道路恐慮勅命附遞前
來或致遲延須至便具奏請所貴早得指揮不致別有
留滯臣見水踞前去所有朝旨乞降至真州以來付臣

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明州奏乞回避朱明之狀

伏惟本路提點刑獄朱明之是臣母之親堂弟牒明州
檢到勅條竊慮合該回避須至奏聞者右謹具如前乞
賜檢會如合該回避欲望聖慈念臣在外十有一年已
更六任幸遇非常之主職與內朝而自陛下卽祚以來
未得一親玉色人臣愛君惓惓希慕之心未能自棄為
日已久無臣昨任副州已係遠地迎侍不得卽今老母
多病見在京師人子之義晨昏之戀固難苟止二者於
臣之心實為迫切如臣合當避親臣不敢陳乞在京差
遣只乞對移陳蔡一郡許臣暫至京師迎侍老母赴任

使臣仰得就日月之光俯得伸犬馬之養臣至孤至遠
之迹抱此微誠如不自言誰當為臣言者伏惟陛下天
地父母哀而憐之出自聖慈特賜矜許臣不任臣子區
區激切之情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進奉元豐元年同天節功德疏狀

彌月開祥本周家之極盛千秋紀節繇唐室之寢昌矧
屬熙朝寔標華旦是敢虔遵象教恭啓法筵傾率土之
歡心祝後天之遐筭庶借動植永賴生成

進奉元豐元年同天節銀狀

馭鳥之詩本商人之所自出生民之什原周室之所繇
興矧屬休辰寔開令節生成之造雖難稱於大恩愛戴

之心庶可將於薄物用祝乾坤之久永為夷夏之依
進奉元豐二年同天節銀絹狀

人神祐助是開彌月之祥夷夏歸依方祝後天之筭前
件物旅於庭實出自土毛仰瞻北極之尊用將微意願
固南山之壽永庇羣生

移知亳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狀

右臣五月二十日伏奉勅命就差知亳州既近輦轂又
便庭闈仰荷天恩俯從人欲非臣淺薄所能報稱伏念
臣前奏中具陳在外十有一年已更六任幸遇非常之
主職與內朝而自陛下即祚以來未得一親王色人臣
愛君惓惓希慕之心未能自棄為日已久兼臣昨任福

州已係遠地迎侍不得即今老母多病見在京師人子
之誼晨昏之戀固難苟止二者於臣之分實為迫切如
臣合當避親臣不敢陳乞在京差遣只乞對移陳蔡一
郡許臣暫至京師迎侍老母赴任使臣仰得依日月之
光俯得伸犬馬之養今臣幸蒙恩詔移守亳州如臣所
請况亳州去京不遠欲乞許臣暫至京師迎侍老母赴
任臣見已交割訖發離前來所有回降朝旨乞降至泗
州付臣謹具狀奏聞候勅旨

元豐類彙卷之三十四

明進士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後學姑蘇王忬校刻

奏狀

乞賜唐六典狀

右臣伏見聖恩以新雕印唐六典頒賜近臣以及館閣
竊以唐初以尚書中書門下三省參領天下之事以今
僕射侍中為宰相之任然選士用人出兵授田刑罰禮
樂至於工官所主則一本於尚書尚書侍郎分為六官
郎員外郎各有攸司又分二十有四所以彌綸庶務至
微至密其大則以永業口分之田制民之產以租庸調
制民之賦以諸府十二衛制民之兵三代以來其致最

爲近古太宗所以致治者蓋出於此其事至衆而舉之有條其體至大而統之有要可謂得建官制理之方明皇之世廼考尋舊章著之簡冊以六卿所總領則象周官名其書曰六典而開元十四年張說罷中書令爲尚書右丞相不知政事自此政事歸中書而尚書但受成事而已亦其書之所記也則當是之時尚書已不得其職其所著者蓋先代之遺法也其本原設官因革之詳上及唐虞以至開元其文不煩其實甚備信可謂善於述作者也臣向在館閣嘗見此書其前有序明皇自撰意而其篇首皆曰御撰李林甫注及近得此書不全本其前所載序同然其篇首不曰御撰其第四一篇則曰

集賢院學士知院事中書令修國史上柱國始興縣開國子臣張等奉勅撰蓋開元二十二年張九齡寔任此官然則此書或九齡等所爲歟不敢以疑說定也伏惟皇帝陛下神智聖性夙成自天方革敝興壞以脩太平之業繼唐虞之跡而稽古不倦旁及此書廼自禁中鏤版傳之以賜在位豈不以其官儀品式去今未遠而行於今者尚多將使學士大夫得而求之其於就列皆知其任其於治體開益至多非聖慮所存規模宏遠則何以訓勵羣臣委曲至此臣備數內閣以文學爲職宜畧知典故不可以衰退鴛鴦鈍怠惰苟止故敢昧冒以請伏望聖慈依例賜臣一部使得伏玩思索萬一得奉清閑

越本本妄
大宋本不任止下同

宋本無能字

尚可牽強以備訪問不勝犬馬區區之誠貪冀恩私不
知僭越其於罪戾所不敢逃干冒宸嚴臣不任惶懼激
授滄州乞朝見狀

右臣伏奉勅命就差知滄州已起離前來竊念臣遠違
班列十有二年伏遇陛下神聖文武當天受命制作法
度以集太平之功羣情顛顛孰不自願為能以托名於
萬世而臣曾未得湏臾之間進望清光竊不自揆愿奉
德音犬馬之情固非一日之積今將至京師伏望聖慈
許臣朝見臣不任懇誠激切之至謹具狀奏伏候教旨

乞登對狀

右臣於十月二十六日伏蒙聖恩賜對延和殿陛下假

之以玉色獎之以德音訪之以治天下之道而及於當
世之事其救安在臣昏愚不肖不足以稱聖意遽言國
家之大體則懼非臣之任毛舉天下之細務則又非臣
之志是以不敢率然以對夫智之不明辭之不敏此臣
之罪也計臣之材與臣之位不敢以言高亦臣之分也
退而伏念臣材質淺薄偶有好古之勤嚮道之志遇陛
下高明光大方修先王之政以集太平之功而臣貌在
外服十有二年無銜鬻之一言無左右之素譽地窮勢
絕不敢期於自通分以孤愚老於踈遠屬陛下聰明睿
智洞照羣情公聽並觀不遺小善赫然獨斷察臣之本
末超然遠御收臣於滯澗至於撫慰之私顧問之寵雖

世之抱道德堪重任之士恐不能當豈臣之微所可輒
得雖滅身碎首未足以報非常之賜其於傾竭肝膽以
自效其愚忠有出位之責猶不敢辭况親承聖問實臣
吐盡誠素之時其不敢自默此臣愛君事國之義也竊
以先王之治天下必有典籍以爲當世之法傳之後嗣
使未有持循故在夏書稱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
時者殺無赦則夏之治天下之書曰政典也其在商書
稱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
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則商之治天下之書曰
官刑也其在周書稱成王還歸在豐作周官蓋以董正
治官之意訓告羣臣今書周官之篇是也於是之時事

爲之制曲爲之防故經禮三百威儀三千所謂經禮三
百者周禮六卿屬皆六十蓋舉其全數則周之治天下
之書曰周禮也三代以後時君所爲務在苟簡紀綱憲
度闕而不圖蓋遠莫盛於漢而孝文之世賈誼欲定官
名議寢不用中莫懿於後周雖分六府之位以儀刑經
禮而典籍無所傳聞近莫美於唐初以尚書六職本天
下之治而不能修列其法論著於書開元之際始追歛
舊章以爲六典而尚書已失其職然三代之後治天下
之書有此而已今陛下以法制度數宜有所自故上稽
周禮以官儀注措宜參近事故旁求六典則又質諸當
世之宜裁以聖慮始自三省至于百工皆正其名夫名

正然後位定位定然後事舉名正位定事舉則設官正
理之方盡矣使萬官千品各循其分彛倫庶績皆得其
任然後陛下程其能等其實以章別幽明信其賞必其
罰以推行懲勸庶務雖衆瞻目而無不周四海雖廣正
其本而無不治况推尋采掇雖付在有司而是正準裁
寔由聖斷至夫大法既具然後條分類別以陛下之所
指授勒成一代之典明示四方使知出自聖作豈獨以
之彌綸當今之務固當藏之金匱為萬世法臣愚固陋
竊不自揆於夫經營之體損益之方所謂位定而事舉
者欲進其妄意之滯見庶有毛髮之補然心之委曲難
以書盡伏望特垂聖慈許臣上殿敷奏使臣得披腹心
以稱前日之聖問萬分之一有足以上當天心臣死生
幸甚俯伏待命臣不任

乞出知潁州狀

右臣愚不自揆懷犬馬之情敢昧萬死以聞不敏之誅
所不敢追伏念臣性行迂拙立朝無所阿附有見嫉之
積毀無借譽之私援在外十有二年更歷七郡雖有愛
君嚮國之心託勢踈遠無踞自通期於抱志沒齒而已
陛下居法宮之深臨萬官之衆而臣以單外之迹一介
之微陛下廓四聰之廣出獨見之卓不繇臣之銜嚮不
因人之黨助收憐附慰勞問褒嘉語重意殊可謂非常
之遇士之有大過人之材者殆未足以致此豈臣之鄙

所當冒得日夜思念臣以庸下之器在隱約之中而獨
為聖主所知如此螻蟻之軀知死不足以圖報今還朝
以來甫及數月未有絲忽自效之勤而輒以私誠上陳
臣之妄庸雖受誅絕之刑不足以塞責惟陛下察而哀
之臣母年七十有一比嬰疾疹舉動步履日更艱難陛
下處臣京師臣幸得侍庭闈以便醫藥聖澤至厚常恐
不能克堪今臣第布得守陳州臣母憐其久別欲與俱
行願臣之宜惟得旁郡庶可奉親往來以共子職而抱
疾之親陸行非便今與陳比境許蔡亳州及南京皆不
通水路願穎可以沿流臣誠不自揆不諱萬死之責敢
昧冒以請伏望聖慈差臣知穎州一任竊恐顧臨到任

未久無例為臣移易緣若候顧臨滿闕則臣第布陳州
却已滿任欲望特出聖恩許臣不候顧臨任滿交割臣
燾寘寒陋蒙陛下特異之知未有錙銖之稱而願于母
之恩規私擇便仰煩聖聰當伏斧鑕以須罪戾惟陛下
哀憐聽誓于犯天威臣不任

再乞登對狀

右臣去冬再蒙聖恩賜對臣愚淺薄無軼倫之行絕衆
之材徒於葦流粗識文字至於講求天下之務非敢謂
能蓋嘗有志遇陛下紹天開跡大脩治具一言片善人
人得以自効而臣流離漂泊貌在外服有深忌積毀之
莫測無游談私黨之可因轉徙八州推移一紀無側行

之一跡得參於御隸之間無嘗試之半詞得徹於巖廊之上心思消縮齒髮凋耗常恐卒填溝壑獨遺恨於無窮也陛下體生知之質起日新之政揆之以道以易漢唐五代之卑本之於身以追堯舜三代之盛臣雖欲奮駑鈍願備驅馳而處踈賤之中無可致之勢伏遇陛下明無不照答臣滯跡之不容聖無不通采臣孤學之有得出自睿斷接之便朝所以詢謀撫納勉慰稱揚之殊皆非素望所及臣雖草莽之漏願非木石之頑蓋士窮且老身孤立於天下而獨為聖主所知如此燔軀沈族豈足論報其於剖心折肝以効其區區之忠固臣之所不敢不盡也是以竊不自揆冒言當世之事陛下寬其

不敏之誅而收其臆出之見謂有可以當聖意者臣愚蹇鈍分豈稱此蓋繇陛下神聖文武度越千載而虛心納下無伐善之意徇已之情故無聽廣覽小能薄技無所不錄而臣愚遭遇得以及此今臣備數轂下雖日得造朝而身不適法坐之嚴疑耳不接德音之溫厚涉四時矣其畢忠願知之心惓惓之義豈湏臾廢哉伏念臣嘗言天下之經費以謂皇祐治平庶官之員倍於景德議今之兵以謂西北之宜在擇將師待罪三班獲因職事考於載籍蓋官日益衆而守塞之臣有未稱其任者得以推其事寔審其源流其於裁處之宜亦嘗畧窺其要竊欲飾其所聞敢終前日之說以獻陛下方日孜

致大有為於天下內則更張庶事外則經營四方如臣之說有可采者庶幾制天下之用以養財御天下之材以經武有助聖政之萬一臣於受恩非敢謂報庶以明臣犬馬之志未嘗不響上之所為也臣又嘗言陛下方上稽周禮旁參六典以更定官制臣於經營之體損益之數願有毛髮之補伏聞百度已成萬務已定而臣曾不能吐一言陳一策庶得因國大典託名不泯今條分類別宣布有期臣誠不自揆以謂更制之日新舊革易之初彌綸之術固不可不有所素且竊欲自効少裨聖畫之緒餘臣於三者或萬有一得然事有本末理之詳悉宜得口陳伏望特出聖慈許臣上殿敷奏于冒宸嚴

臣不任

申中書乞不看詳會要狀

右伏以自來脩撰國史皆妙選衆材共當寄任今通脩五朝大典屬鞏專領已是一人而冒衆材之任顧鞏衰拙懼不克堪其今來所脩會要計三百卷脩纂以來經涉十有餘年編脩等官已更六人限至秋季末成書即今已是八月中旬某若依限脩進不惟須合考求首尾叅詳得失仍更並須檢尋文字照據其間恐合更有更改損益不獨於鞏以旬月而求就十有餘年之功又復於累已於國史是以一人而冒衆材之任懼不克堪而更益以會要一人而兼數人之任縱使容鞏添展期限

緣五朝典章本末闕大不同小小文字自顧材力實不能兼况今來進本裝寫並已了畢伏乞更賜敷奏取自朝廷詳酌別賜指揮

辭中書舍人狀

閣門告報有旨更辭免不曾上

右臣準閣門告報蒙恩授臣中書舍人者竊以唐虞三代之君興造政事爵德官能之際所以播告天下訓齊百工必有詔號令命之文達其施為建立之意皆擇當世聰明雋乂工於言語文學之臣使之敷揚演暢被於簡冊以行之四方垂之萬世理化所出其具在此至其已久而謀謨訪問三盤五詰誓命之書刻之為經後世學者得而宗之師生相傳為載籍首吟誦尋繹以求其

歸一有發明皆為世教蓋其大體所繫如此逮至漢興雖不能比迹三代致治之隆而詔令下者典正謹嚴尚為近古自斯已後豈獨彝倫執數其推而行之載於明命亦皆文字淺陋無可觀采唐之文章嘗盛矣當時之士若常袞楊炎元禎之屬號能為訓辭今其文尚存亦未有遠過人者然則號令文采自漢而降未有及古理化之具不其闕歟伏惟陛下以天縱之聖闡明道術所以作則垂憲紀官正名皆上追三王下陋漢唐至於出口肆筆發為德音固已獨造精微不可窮測則於代言之任豈易屬人臣淺薄闇瞽學朽材下誤蒙陛下知之於擯排忌疾之中收之於棄捐流落之地屬之史事已

懼瘁官至於推度聖意討論潤色以次為謨訓彰示海
內茲事至大豈臣所堪况侍從之官寔備顧問而臣齒
髮已衰心志昏塞豈獨施於翰墨懼非其任至於謀猷
獻納尤不逮人伏望博選於朝旁及踈遠必有殊絕特
出之材能副聖神獎拔之用所有授臣恩命乞賜寢罷
授中書舍人舉劉放自代狀

蒙恩授前件官準編勅節文知雜御史已上授訖許舉
官自代者右謹具如前臣伏見朝奉大夫充集賢校理
知亳州劉放廣覽載籍彊記洽聞求之輩流罕有倫比
臣竊以謂引拔衆材彌綸世務至於博學之士固宜用
在朝廷况今聖質高明究極今古凡在左右當備顧問

之臣尤湏多識前載然後能稱其職如放所長寔允茲
選况放累歷州郡治行可稱至於文辭亦足觀采兼此
衆美臣實不如今舉自代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元豐類彙卷之三十五

明進士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後學姑蘇王忬校刻

奏狀

福州擬貢荔枝狀

并荔枝錄

右臣竊以禹貢揚州厥包橘柚錫貢則百果之實列於土貢所從來已久二帝三王所未嘗易也荔枝於百果為殊絕產閩粵者比巴屬南海又為殊絕閩粵官舍民廬與僧道士所居自階庭場圃至于山谷無不列植歲取其實不可勝計故閩粵荔枝食天下其餘被於四夷而其尤殊絕者閩人著其名至三十餘種然生荔枝留五七日輒壞故雖歲貢皆乾而致之然貢蓋為常品相

沿已久其尤殊絕者未嘗以獻蓋東漢交趾七郡貢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馳走有毒蠱猛獸之害而唐天寶之間亦自巴蜀驛致實開侈心當陛下之時方以恭儉寡欲為天下先固不可得而議及於此也至於歲貢既乾而致之然願以常品其尤殊絕者則抑於下土使田夫野叟徃徃屬厭而太官不得獻之於陛下陛下不得獻之於宗廟兩宮使勞人費財如此何也蓋荔枝尤殊絕者固不可多致若每種歲貢數百或至千數每州不過用三五步卒使之日行兩驛固不為勤且煩非有勞人費財之患而脩貢者不知及此此臣之所未諭也又荔枝成實在六七月間雖乾而致之然新者於其甘滋猶未盡失至於經歲則所存者特其滓首而已而每歲貢入常至冬春夫蠻夷異類贄其方物皆知用其土產之良而不敢慢今邦域之內守藩之臣効其貢職而曾不知出此此臣之所以不敢妄也故臣常欲至荔枝成寔約旁近州各擇其尤殊絕列於名品者差其多少以時上進其領於有司備燕賜之用者自如故事蓋建安貢茶自蔡襄易以小團而茶之絕特者始得獻之天子今荔枝復得貢其尤者則閩粵之產選擇而克庭寔者始備所以致臣之恭於其貢職此臣之官守也

荔枝錄

陳紫出興化軍秘書省著作佐郎陳琦家於品為第一
江綠出福州類陳紫差大而香味蓋為次也方紅徑可
二寸色味俱美荔枝之大無出此者歲生二一作百顆
而已出興化軍尚書屯田郎中方夔家紫種自陳紫寔
大過之出興化軍小陳紫寔差小出興化軍宋公荔枝
寔如陳紫而小其美亦如之出興化軍宋氏世傳其木
已三百歲藍家紅泉州第一出尚書都官員外郎藍丞
家周家紅初於興化軍為第一及陳紫方紅出而周家
紅為次何家紅出漳州何氏法石白出泉州法石院色
青白其大次於藍家紅綠核出福州荔枝核紫而此獨
核綠圓丁香丁香荔枝皆旁蒂大而下銳此獨圓而味

尤勝右十四種皆以次第著於錄虎皮色紅而有青斑
類虎皮出福州牛心以狀名之長二寸餘皮厚肉溢
福州惟一本玳瑁紅色紅而又有黑點類玳瑁出福州
城東琉黃以色類琉黃朱柿色朱如柿出福州蒲桃荔
枝穗生一穗之實至三一作百然其品殊下蚌殼以狀
名之龍牙長可三四寸彎曲如瓜牙而無瓢核出興化
軍然不常有水荔枝漿多而淡出興化軍蜜荔枝以其
為名然過於其丁香荔枝核小如丁香大丁香殼厚色
紫味微澁出福州天慶觀雙髻小荔枝每朵數十皆並
蒂雙實真珠荔枝團白如珠無核荔枝之最小者十八
娘荔枝色深紅而細長閩王王氏有女第十八好食此

因而得名女家在福州城東報國院冢旁猶有此木或云謂物之美少者為十八娘閩人語將軍荔枝五代時有此官者種之因以得名出福州釵頭顆荔枝顆紅而小可施釵頭粉紅荔枝荔枝多深紅而此以色淺為異中元紅實時最晚因以得名火山荔枝本出南越四月熟穗生味甘酸肉薄閩中近年有之右二十種無次第荔枝三十四種或言姓氏或言州郡或皆識其所出或不言姓氏州郡則福泉漳州興化軍蓋皆有也一品紅言於荔枝為極品也出近歲在福州州宅堂前狀元紅言於荔枝為第一出近歲在福州報國寺

明州擬辭高麗送遺狀

竊見接送高麗使副儀內一項高麗國進奉使副經過州軍送知州通判土物並無答謝書候進奉使回日依倒估價以係官生帛就數類量加回答檢會熙寧六年高麗國進奉有使副送明州知州通判土物共估錢一百貫以上九十九陌熙寧五年及九年有進奉使無副使送明州知州通判土物共估計價錢一百貫以上九十九陌其土物奉聖旨並依例令收估價回答臣今有愚見合具奏聞者右謹如前竊以高麗為蠻夷中為通於文學頗有知識可以德懷難以力服也故以隋之全盛煬帝之世大兵三出天下騷然而不能朝其君及至唐室以太宗之英武李勣之善將至於君臣皆東嚮以

身督戰而不能拔其一城此臣之所謂難以力服也宋
興自建隆以來其王王昭以降六王繼脩貢職使者相
望其中間厭於強虜自天勝以後始不能自通於中國
陛下卽昨聲教四塞其國聞風不敢寧息不忌強胡之
難不虞大海之阻效其土實五歲三至如東西州唯恐
在後其所以致之者不以兵威此臣之所謂可以德懷
也陛下亦憐其萬里惓惓歸心有德收而撫之恩禮其
厚州郡當其道途所出迎勞燕餞所以宣達陛下寵錫
待遇之意此守臣之職分也其使者所歷之州贄其所
有以爲好於邦域之臣陛下加恩皆許受之而資以官
用爲其酬幣其使一再至之間許其如此不爲常制可

也今其使數來邦域之臣受其贄遺著於科條以爲常
制則臣竊有疑焉蓋古者相聘贄有珪璋及其卒事則
皆還之以明輕財重禮之義今蠻夷使來邦域之臣與
之相接示之以輕財重禮之義使知中國之所以爲貴
此人事之所宜先則當還其贄如古之聘禮還其珪璋
此誼之所不可已也又古之以贄見君者國君於其臣
則受之非其臣則還之今蠻夷嚮化來獻其方物以致
其爲臣之義天子受之以明天下一尊有臣而畜之之
義此不易之制也邦域之臣與其使接以非其臣之義
還其贄以明守禮而不敢踰亦不易之制也以此相厲
以明天子之尊中國之貴所重者禮義所輕者貨財其

於待遇蠻夷之道未有當先於此者也且彼贊其所有以明州一州計之知州通判所受為錢三一作十萬受之者既於義未安其使自明而西以達京師歷者尚十餘州當皆有贊以彼之力度之蠻夷小國其於貨財恐未必有餘也使其有親附中國之心而或憂於貨財之不足臣竊恐有傷中國之義而非陛下所以畜之幸之意也臣愚竊欲自今高麗使來贊其所有以為好於邦域之臣者許皆以詔旨還之其資於官用以為酬幣已有故事者許皆以詔旨與之如故惟陛下詳擇之如可推行願更著於令蓋復其贊以及於恐其力之不足厚其與以及於察其來之不易所謂尚之以義綏之以

仁中國之所以待蠻夷未有可以易此者也其國粗為有知轉相告語必皆心服誠悅慕義於無窮此不論而可知也臣愚非敢以是為庶誠以相接蠻夷示之以輕財重禮之義不可不先庶幾萬分之一無累於陛下以德懷遠人之體是以不敢不言惟陛下裁擇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擬辭免脩五朝國史狀

右臣去年八月伏奉勅命充史館脩撰又奉聖旨專典史事且將三朝國史先加考詳候兩朝史了日一處脩定又於延和殿伏蒙面諭所以任屬臣之意臣是以抵服聖恩不敢辭避天下皆知臣居此職出自主知以為

榮遇况臣以至孤至遠之跡出深忌積毀之餘獨蒙明
主知而用之且自古以來天下之士不遇者多矣如臣
遭遇者無幾則臣捐草茅之軀以報天地之德固其分
也至於效其區區之愚豈足為陛下道哉况以文字薄
技得因聖宋之大典託名萬世學士大夫莫不願備其
任而獨臣之愚幸預采擇此臣所以窮日夜憊精思不
敢忘須臾志在於斯文惟恐不稱其任以負陛下任屬
之意也自到局以來仰尊聖訓且將三朝國史先加考
詳伏見祖宗以來神功聖德巍巍之烈至於歷世將相
文武士吏言行聲實殊尤之跡至高至大已非愚臣所
能究盡况而朝國史臣所未見竊惟五世百有餘年聖

賢事業本末闕大臣之淺薄加以齒髮衰晚誠恐不能
發明論次以稱陛下顯揚褒大之心虛食大官汗青無
日以負陛下任屬之意此臣之所太懼也况五朝舊史
皆累世公相卿士道德文學朝廷宗工所共準裁既已
勒成為國大典臣以至孤至遠之跡出深忌積毀之餘
材質駑下豈宜輒議損益使臣仰恃日月之照不知自
任之妄貪慕恩待趣之以就事誠恐黑白不當律呂失
次方於舊史有失無得以負陛下任屬之意此又臣之
大懼也若不早具上陳自求罷退至於歲月寢久不職
之罪已不可逃雖欲乞身已無可及是以不避萬死之
責敢干聖聽伏望出自聖慈察臣悃悞罷臣史事別與

臣一差遣臣之昏愚不肖固已盡在陛下聽察之中如蒙終賜收憐別加驅策顧臣之鄙奉令承詔可幸無罪則碎首捐軀固臣之所以此明臣之志在於量能知分非敢苟且避事也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

元豐類藁卷之三十五

元豐類藁卷之三十六

明進士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後學姑蘇王忬校刻

啓狀

應舉啓

右鞏啓伏念鞏材質淺陋藝學荒蕪讀聖人之經未知大義明當世之務多泥舊聞雖堅樹立之心豈適通變之用矧罹禍釁屢抱憂哀是以三遇文闈一踰歲紀足跡不游於場屋姓名不署於鄉閭僕僕東南有衣食婚嫁之累拘拘蚤夜惟米鹽薪水之憂今者側聽詔書講求士類顧私恩之可念迫生理之難周義不自皇勢當強起蓋以出而載質無他業之可爲仕以爲貧亦古人

之所處遇高明之見照殆否結之將通伏以某官梁棟
瓌材琮璜茂器發文章之素蘊當仁聖之盛期忠言嘉
謀施之有效流風善治所至可傳喜獎士倫助成世教
况親承於著令方序別於羣材貌是羈孤最為滯拙仰
遵舊禮敢忘桑梓之恭輒進曼辭庶當雞鶩之贄察其
素學采以寸長盡繫及物之仁惟俟至公之賜

謝杜相公啓

伏念鞏志雖策礪性寔滯頑行不足比古之人材不足
適時之用居常齟齬動輒困窮徃以孤生而蒙收接又
遭大故而被救存非常之恩德所加空知感激無用之
技能素定曷有報償至於數千里之間三四年之後去

冬之首方能屬思以爲書積日之勤庶或因辭而見意
適謂使者至門之日正值相公失政之初遠瀆高明已
難期於省覽况逢哀惻豈能必於薦聞因此復憂懇悃
之誠無由自達視聽之側雖推心之遠大寧責禮於賤
微然義未足以論酬而言又不得以敘謝其爲私計豈
敢自皇伏惟相公當世表儀本朝柱石許還私第聖意
雖優於大臣召用安車人心素望於元老伏祈上爲邦
國善保寢興

回傳侍講啓

鞏啓伏審祗膺詔檢入奉經筵伏惟慶慰伏以某官秉
德粹冲受材閑廓邁盛辰而開迹席膺仕以陞華善政

流風以推行於民上高文大策久聳動於朝端果允僉
言特膺迅用從容帝幙方演暢於微言密勿禁林佇裁
成於明命自矜拜寵方念騰書辱見獎於舊遊遽先流
於華問欣愉感幸交集悃誠

代人謝余侍郎啓

右某啓伏念某歸而閑處時所背馳分功名之無期嗟
志意之空大言當世之事懼尚口而更窮求後人之知
因著書而自見踈闊已甚抵棄未能輒布聽聞方虞訶
譴屬小兒之過拜辱餘論之見存指瑾掩疵大為之地
憫窮悼屈勤出於衷省枯槁之姿力乖報德激哀殘之
氣感欲忘身瞻風采之曩遙役魂神而飛去尚當益壯

以塞誤知

與劉沆龍圖啓

右鞏啓伏念鞏方抱憂哀且多疾病貧不得已則俗事
皆當自謀旅無所容則世人誰肯見恤今者伏遇知府
龍圖給事愷悌成德勸勉為懷忘後進之至微假溫顏
而與接知其孤立念其數竒謂其有詩書之勤則曲加
於獎待謂其有衣食之累則特甚於矜憐且使受田之
獲安實由為地之至大在甘旨有毫髮之助於子弟乃
丘山之恩况此餘庥可均救族雖遠台坐常注愚心復
得交游之傳愈知意爰之厚自非土石豈不激昂粗知
古今可勝感勵恨當迷塞曷用報償而方先人之葬送

未成備親之奉養多乏四弟懷仰哺之託九妹有待年
之期凡縻敕於秋毫皆經營於方寸願惟私計當議遠
遊世俗險艱豈諳嘗之不熟性靈踈拙寔齟齬之可憂
未卜趨承更增慕戀

謝解啓

伏覩解文首蒙舉選伏念鞏才非卓越識匪該通素志
慕乎古人故時情之所背虛名聞於當世故衆忌之所
排患難艱危流離頓挫孰有至孤之迹敢萌希進之心
願生理之難周迫私衷之可念學而干祿誠匪素懷仕
以為貧竊將自比是以聞詔之出負笈以來豈意片文
首塵高選以至天倫之薄陋子黨之空踈皆自單平得

蒙收齒退惟會合亦有端原此蓋伏遇某官崇獎士倫
助成世教以虹蜺之光而被飾以律呂之氣而吹噓致
此屯窮階於振發敢不勉增素學益勵前修庶全必勝
之名以答至公之賜謹奉啓陳謝

回李清臣范百祿謝中賢良啓

右鞏啓竊以設科以求特起之材發策以訪可行之論
是維高選果得異能伏以賢良某官志敏以強詞嚴而
瞻迹前世之事而博極羣書議當今之宜而常引大體
及親承於聖問遂絕出於時髦方喜聞風遽蒙枉記仰
惟謙抑之過第積感銘之深

回人謝館職啓

伏審試藝禁林陞華儒館伏惟慶慰伏以都官學士英
林傑出玉璞混成邁時運之光華奮文章之溫雅第榮
科於秘殿蚤邁等倫陞膺仕於本朝荐騰譽望較雕龍
之麗藻利架鰲之於局果被明綰式符輿頌方展騰書
之好遽蒙削牘之私仰服謙撝退深感戢

與北京韓侍中啓

右鞏啓伏念鞏願以諸生守茲劇郡撫收封之云始望
仁境以非遙恨無羽翼之飛馳與操几杖欲以緘滕之
託寓聊布腹心然而治獄訟之浩煩振紀綱之弛壞覺
形勞之少暇信林短以難周致是懇誠稽於進達屬高
秋之在序惟坐鎮之多餘必有禎祥來寧動履伏以留

守司徒太師侍中著龜四海柱石三朝有太平之功周
公之所以勤王室有純一之德伊尹之所以格皇天固
已書在宗彛藏之盟府而乃以退為進處上用謙自避
遠於煩機久淹回於外服宜從巖石之望趣正衮衣之
歸敢冀上為宗祊善綏寢饋

二

鞏啓伏念鞏習吏非長得州軍劇耗神明於簿領疲精
思於追胥尚恃餘麻幸無曠事然而塞茅心而已甚飾
竿牘以未遑故魂爽雖驚於門閭而候問不通於幕府
仰繫明恕終賜矜容今者北土早霜晏陰始肅伏惟順
天時之常序養浩氣之至和神民所依福祿來萃恭以

司徒太師侍中股肱三世龜鑑四方勤勞著於邦家功德施於社稷方且歛嘉謀於一面鬱群望者五年郭令之繫安危素形公論周公之為左右宜冠本朝華夏蠻貊之傾心昆蟲草木之望賜豈伊蕞質獨注微誠伏惟上為宗祊善調寢饋

回許安世謝館職啓

右鞏伏審顯承詔檢進踐書林伏惟慶慰國家聚四部之書藏之秘近擇一時之俊任以校讎映朝序以甚清簡上心而滋厚恭以檢正學士學深而富識大以明擢平津於廷中蔚為首選賴王祥於海上休有治功天衢寢亨時望攸屬遂膺給札之召來賁登瀛之遊侍從邇班廟堂大任自茲而往計日可期永遠貺於珍函第仰懷於謙德

賀韓相公啓

右鞏啓伏審入膺典冊首秉鈞衡凡在生靈孰不慶幸伏以史館相公言為著蔡行應準繩仔肩一德之純弼亮三朝之盛君牙之纘舊服世濟忠勞吉甫之憲萬邦身兼文武果還柄用復冠中台茂惟拔出之材素蘊非常之畧方且誼形王室盡邴魏之謀謨澤潤生民本蕭曹之清靜遂長生於百姓付衆職於羣能躋世太和與人休息使雨暘寒燠罔不從時草木虫魚皆當蒙惠聲教可加於異俗功名必紀於無窮鞏一去朝行六更歲

序頌茲舊物自慚簪履之微保是孤生方賴陶鈞之賜
其為忻抃寔倍等倫

襄州與交代孫頌啓

右鞏伏念講聞與望積有歲時歷下分符已出吏部之
後漢南守土又居仁政之前惟事契之稠重寔愚冥之
幸會比於道跼始接光儀蒙特異於眷存仍曲加於燕
勞論情至厚曾何謝於古人處義甚高固可敦於薄俗
遙離未久感戀交深諒惟得日之良甫及下車之始頌
條多預納福甚隆伏惟知府少卿積學內充懷材間出
久更當世之用自結明主之知高冠兩梁入綴班於九
列輕車駟馬出按部於百城方圖間燕之宜自請蕃宣
之便行膺詔召不待歲成更惟上為廟朝善綏寢餼禱
頌之至序述寧殫

洪州到任謝兩府啓

伏念鞏天與朴愚衆知凡近材不堪於施設動輒乖宜
學多失於變通理難應用久與遊於儒館仍有列於朝
紳適當千載之期曾乏一毫之裨既不能明國家遠大
之體為上建言又未知究鄉閭委曲之情與民興利七
移歲序四易外官坐尸祿廩之優寂無稱効幸屬章程
之備得以持循茲蒙補郡之恩俾遂便親之請望故鄉
而接壤與仲弟以連城及是忝踰出於假借此蓋伏遇
某官心存博愛量極無容簪履之微未忘於舊物陶鈞

之大不間於孤生曲致公言俾諧私計惟盡承流之分
庶裨造物之仁過此已還未知所措

賀東府啓

右鞏啓伏覩十月二十三日麻制伏審史館相公登庸
天下幸甚伏惟史館相公言爲著蔡行應準繩兼文武
之閑材富天人之奧學神祇幽贊遭聖賢相得之時夷
夏聳觀備君臣咸有之德果繇樞軸首秉鈞衡竊惟不
世之姿深達當今之務必且開公平之路以序進群能
銷壅蔽之萌以廣延衆論以寬大爲拯救瘡痍之要以
安靜爲休息疲瘵之端紕聚斂之無名偃甲兵而不用
果推此道以澤吾民食味別聲之倫舉皆受賜殊隣絕

黨之俗孰不嚮風福祿可等於丘山功名必永於金石
鞏蚤游墻屏幸遇陶鎔齟齬餘生始免擠排之患零丁
滯跡漸期亨泰之來想望門闌以欣以躍

賀蹇周輔授館職

右鞏啓竊審奉被詔函進登史觀伏惟慶慰竊以安撫
運使學士材資秀特識度淹冲富華國之懿文抱據經
之宿學一人嗟異欲相如之同時多士推先服桓榮之
稽古果繇時望特被朝恩流馬木牛方佐中都之費金
匱石室遂窺廣內之書竊惟寵數之行茲寔要塗之漸
佇躋法從敦協僉言鞏獲在下風側聞成命分符海徼
幸依德庇之餘寓直書林更託雋遊之末其爲欣慶曷

可縷陳

回泉州陳都官啓

右鞏啓竊審祇奉茂恩進陞寵秩伏惟慶慰竊以知府都官周材經務令德鎮浮席撫仕以彌優簡清衷而有素循良之政已治於民謠恬退之風足用於世教果膺異數進陟名曹側聆成命之行方竊同聲之喜豈期厚眷特枉長牋載規謙抑之辭但切感銘之懇

明州到任謝兩府啓

右鞏啓伏奉勅命授前件差遣已於正月二十五日到任上訖伏念鞏才無遠用學殆小知誤蒙假器之恩愧乏當官之効屬時秦豫遇上休明欲治之心夙追於三

代非常之旦特起於十齡顧是孤生最為遠迹雖逢辰之難得獨揣已之無堪故羣材銜鬻之初未始自陳於薄技而衆論騁馳之際何嘗騁預於半辭錙銖動謹於成規毫髮敢萌於私見以茲循分庶獲寡尤然而一去本朝六祗外服十年荏苒未諧拱極之誠禹里周流尚負循咳之念當至仁之平施亦微物之可哀茲者方抵詔以在塗復析符而假守惟四明之窮裔處百奧之東偏浮海之航鼎來於遠國踐山之築益起於堅城猥出選掄冒應寄屬此蓋伏遇某官輔成世教樂育士倫陰推覆護之私每借吹噓之力致茲頑鈍與在甄收然而察無他惡之腸方賴蕪容之度草茆之質使遂於向陽

救水之歡許伸於反哺盡待曲成之賜俯厭難止之情
誓在糜捐用酬鈞播

賀趙大資致政啓

右鞏啓竊審進秩宮朝歸榮里閑伏惟慶慰恭以致政
宮保大資言爲著蔡行應準繩肩一德以在躬歷三朝
而遇主謹言大論著在朝堂善政流風被于潘服引年
求謝抗疏彌堅屢降德音方倚老成之重難回壯節閔
有官職之勞躡陞儲案之華退遂家居之樂門開祖帳
衆嘆大夫之賢庭列賜車自知稽古之力惟能諧於素
志寔何愧於昔人鞏密荷陶鈞與游門館觀大賢出處
之迹足勸士倫知儒者進退之宜敢忘師慕其爲忻躍

倍萬等傳

亳州到任謝兩府啓

右鞏啓蒙恩授上件差遣已於今月十六日到任上訖
伏念鞏少雖好學長之異能燭理甚踈蓋聰明之難強
受材素薄顧齒髮之已衰誤竊寵靈叨塵器使茲者緣
避親之著令蒙易地之推恩距畿甸以非遙就庭闈而
甚便夫何蕞質迺爾冒居此蓋伏遇某官以廣愛之心
而輔成世教以并容之度而獎育士倫致是顛愚及於
推齒慰倚門之望以出於埏鎔謝推轂之言敢忘於策
廟庶收薄效仰荅誤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到亳州與南京張宣徽啓

右鞏啓蒙易近潘獲隣樂境雖未得就諸生之列請益
於詩書然足以聞長者之風仰高於道誼始敢通牋記
參候之禮庶幾將心誠饑渴之勤載省孤蒙寔爲幸會
今者抄秋伊始嚴氣將升仰惟吐納之宜無爽燕閒之
喜伏惟某官言爲著蔡行應準繩茂勤烈於二朝登儀
刑於四海仲山之明且哲宜保令名魯公之壽而臧未
膺全福更冀上爲邦國善保寢興禱頌之誠敘陳罔既

元豐類藁卷之三十一

元豐類藁卷之三十七

明進士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後學姑蘇王忬校刻

啓狀

回陸佃謝館職啓

右鞏啓伏審祗膺詔檢入踐書林伏惟慶慰伏惟侍講
學士敏識無人英辭華國翰林子墨之賦蚤擅貴名玉
杯繁露之篇多名大義豈獨坐收於士望固能自結於
主知特啓書筵密隣禁戶凡將急就之字已賴發明廣
內石室之藏更資是正茲惟異選奚測遠塗方喜托於
餘光遽先承於華問燁如黼藻實駭於彌文沛若江河
更欽於善下其爲感幸曷罄敷陳

與定州韓相公啓

右鞏啓伏念鞏轉走江湖推移歲月望門墻而既遠通書問以無緣茲者蒙易近藩匪遙台席雖未得就諸生之列請於詩書猶足以聞長者之風仰高於道誼始敢脩牋記叅候之禮庶幾將心誠饑渴之勤載省孤蒙實為幸會屬晏陰之在序當嚴氣之方升仰惟吐納之宜無爽燕間之喜伏惟判府相公言為著蔡行應準繩茂勞烈於三朝聳儀刑於四海韓候之偉革金危暫殿方維周公之衮衣繡裳佇還鈞軸更冀上為邦國善保寢興禱頌之誠敘陳罔既

賀韓相公赴許州啓

右鞏啓伏審遠持信瑞入奉清閑假泰筮以諏辰命倅人而飭駕百靈奔衛宜無陟降之勞六氣節宣當遂神明之適伏以判府相公材為人傑行備天常出堯舜之盛時紹帝平之慶闕忠純之操簡注於三朝愷悌之風儀刑於四海比較廟堂之任少留藩輔之雄力抗至言屢辭於榮祿眷求舊德方屬於上心用均邊閩之勤便易鄉邦之便偉革金厄已嚴入覲之裝衮衣繡裳行允公歸之望佇膺典冊首秉鈞衡鞏處勢多竒誤知最久持心素厚未忘墜履之微引脰求懷已動掃門之喜更冀上為宗社善保寢興

授中書舍人謝啓

右鞏伏蒙制命授前件官者竊以贊為明命資討論潤
色之工服在從官備誦度詢謀之用屬非常之興運經
不世之大猷方追三代之風以建一王之法其於講求
體要裁正典章出獨斷之淵深號積年之希濶所以訓
齊羣下播告四方非究極於人文曷宣明於上意矧參
獻納尤慎選掄如鞏者識慮少通襟靈多蔽徒恐隳於
先緒頗能味於經言有顛愚好古之心自知迂散無廣
博為人之學分甘棄捐顧一作齒髮之已衰困風波而
且久晚逢真主獨賜誤知取於寡與之中假以踰涯之
寵俾專史法非薄質之能堪遂掌訓詞豈諛能之可稱
况策名於近要預責寔於論思揣已以慚瘵官可畏可

緣致此固有繇然茲蓋伏遇某官翼亮天功彌綸庶務
仁接於物每樂育於時材誼在丞君故旁招於衆俊致
茲頑鈍獲備甄收惟殫許國之誠彌堅素志庶荅知人
之遇不在他門

賀提刑狀

右伏審祇奉詔恩摠持使務伏惟慶慰伏以提刑屯田
躬高明之德席熙盛之期起收科榮光映朝序發明吾
道則有文章之深淳推行當時是為治行之尤異果膺
迅用以允僉言自江之東握節而使固將粹美於風俗
豈特是正於刑書不次之陞為端於此鞏獲分郡寄得
與公麻幸喜之深叙陳罔既

太平州回轉運

右鞏伏念鞏夙惟孤質最荷誤知屬伏節以來思得通名而覲止辱為殊禮尤出過恩委曲拊循丁寧願訪軫艱難以即跽則許之假寵於舟艍憫匱乏於騰裝則期以致憐於教墨側思寒陋何用克堪聚集感慚豈勝指數去違拜宿懷嚮兼年伏惟通久禱於萬靈亨洪休於百順竊以運使郎中受材閎廓經德粹冲布盛府之詔條樹外臺之風績洽於人望簡在天心行被命書即膺遠用伏惟順遵氣節安養寢興

太平州與本路轉運狀

右鞏啓伏念更移歲序阻越道途音塵莫及於賓階書

精疑積

問不通於記室飛馳精思後仰風威伏惟順履川流安行舟御享神明之協相具福祿之來成伏以運使郎中德紹家聲材周世用雋望傾乎天下壯猷藹於朝端建使者之節旄宣揚惠澤佐大農之計策蕃長貨財拊勞烈以甚隆席寵靈而宜厚竚膺詔召以協輿言伏惟上為朝廷善綏寢饋

越州賀提刑夏倚狀

右鞏伏審祗奉詔封榮分使節伏惟慶愜伏以提刑屯田抱材精敏涵德粹溫文章為國之光華治行迺時之表則輟於朝著處以使臺士望藹然時名籍甚官用規年之豐耗已寔倉儲邦刑以世而重輕竚清獄繫使仁

聲之既洽則嚚訟之可無然後入奉命書進升法從在於公議寔允輿情鞏於此備官云初託庇喜趨風之甚邇諒考履之惟和更冀副上倚毗順時調護其為禱頌曷究敷陳

賀轉運狀

伏審祗奉詔封就更使節伏惟慶慰伏以運使司封受材闕遠植性粹冲風猷為世之表儀治行迺時之軌則果用詳刑之最來分將漕之權威名已動於連城惠術行周於比戶豈止調盈虛於歲計內足邦儲方且知緩急於人情下流主澤然後進陪侍從入奉詢謀在公論以猶稽寔輿誠之所係鞏備官於此託庇云初將承望於餘光但忻愉於懦思屬祁寒之在序諒福履之保和敢冀上為朝廷善調興寢禱頌之至敘述奚周

賀杭州趙資政冬狀

右鞏竊以布律而候氣萌動於黃宮立表以須景長至於南極伏惟知府資政受材闕廓含德粹純壯京國之大猷儕格天之盛業屢茲令序茂集休祺興冊袞衣竚履一作復三公之位旂常鼎鼐當傳萬世之功鞏祗服官箴遠違門著素積依歸之望彌深禱頌之勤

賀北京留守韓侍中正旦狀

右鞏伏以歲起於東茂對三陽之盛物生於震聿開萬化之端伏惟某官行應中和道含純粹屬四方之係望

簡三后之眷懷德為民彝故稱宗廟之器功在王室是為社稷之臣順履昌期具膺繁祉佇奉承於典冊復登翊於巖廊鞏限守印章阻趨墻屏仰望威重不任禱頌之至

賀鄆州邵資政改侍郎

右鞏竊審祇被明緝進陞寵秩伏惟慶慰伏以安撫資政侍郎材經世務文擅國華攀日月之高衢踐機衡之要地方無滯於祕殿用均逸於价藩屬時靖嘉維上豫動訪昔遊於博望懷舊學於其盤迺陞宗伯之聯居貳卿曹之重惟隆名異數之錫已絕當時固元勳盛德之殊豈稽圖任佇還柄用式允輿情馳慶未繇依歸滋劇

聚州回相州韓侍中狀

右鞏僻守陋邦遠遶嚴屏未言嚮慕但傾茅塞之心自便退藏莫馳竿牘之問敢期賜教出自過恩形意愛之拊循枉題評之獎引譬如寒谷幸蒙六律之吹有若秋毫遂借千鈞之重秘裁巾衍銘鏤肺肝惟偃息於便藩素充盈於浩氣百神所相萬福來綏伏以司徒侍中行應準繩言為著蔡肩一心之忠誼弼三后之謀謨安社稷之元功傳於竹帛被華夷之盛德布在管絃方且辭鈞軸於廟堂擁旌幢於鄉國然而人詠方叔克壯元老之猷時思謝安出慰蒼生之望宜就贊書之拜佇諧華袞之歸

回樞密侍郎伏

右鞏啓伏念鞏久茲外補利在退藏一切不爲京師之書以此亦踈左右之間分當棄置理絕收憐豈期尚記於姓名特賜親紆於翰墨處大寒而不變乃知松柏之堅兼庶類而並容則維江漢之廣孤懷易感重誼難忘但注仰於門闈實鏤銘於肺腑今者景風扇物畏日御纏伏惟襄贊萬機順膺百福敢覲上爲邦國善保寢興情頌之誠指陳難既

回亳州知府諫議狀

右鞏伏念自違墻屏浸易歲時比潛伏於外邦久棄捐於人事雖嚮往之意不暫弭忘而叅動之勤至於曠絕

敢謂曲敦雅舊尚記庸虛賜勞問於華牋致恩勤於親筆文如黼藻加一字以爲榮操若松筠貫四時而不改以慙且感欲報奚言今者竊審固避機衡出臨屏翰始敢瀝茅心之至懇具竿牘之常儀少贖曠踈覲蒙開察蓋天時之迭運屬春令之方行伏惟開閣之初偃藩甚樂休有神明之助茂臻福履之宜鎮撫名城暫屈承流之寄旋歸宰路竚膺圖舊之求更惟上爲宗祊善調寢餼禱頌之至但切下情

回運使郎中狀

右鞏啓伏念鞏仰高所至馳思爲深戀勢之殊屬書以進枉過恩之特厚流華問以見存文辭爛然意氣勤甚

雖德心之大遺名秩以自謙而士品之微顧材資而安稱其為佩服曷罄指陳急景云初祁寒將盛伏惟遵道塗之易詢采於風謠察閭里之勤布行於德惠神靈所護福祿攸宜恭以運使郎中材足兼人志存及物出高明之慶族接熙洽之盛期通班於朝揭節而使自簿書期會之纖悉莫不注心至山巖窟穴之幽深舉皆受賜足以救一時之救故能得萬事之宜休聲所歸遠用行及伏惟遵時之順養氣以恬庶允與入之情不違拙者之望

到任謝職司諸官員狀

右鞏此者祇命守邦洵辰視事維是孤蒙之質幸依庇冒之餘竊鞏才不逮人學多泥古久備官於冊府徒竊食於累朝茲假便藩實緣私請伏遇某官體仁為任充美在躬素自結於主知方出宣於使指斂時利澤播在東南籍甚休聲洽於中外顧忝屬城之任實諧德宇之依尚阻參承但深欣抃

福州回曾侍中狀

右鞏伏念自遠門闡荐更時序顧茲艱拙利在退藏雖有心誠嚮往之勤而無書寄候問之禮敢期眷與特賜誨存獲承黼藻之褒彌見松筠之操其為感激但切銘藏屬凝洵之在辰惟燕間之均福伏以致政太傅侍中素推仁傑蚤代天工意誠心正而家齊已儀刑於王室

功成名遂而身退遂表則於士倫聊曼衍以窮年坐優游而進道矧臧孫之有後繼周公之拜前阿衡之格于天書載君臣之德司徒之善其職詩稱父子之功方賴壯猷陰禪至治更冀上為邦國善保寢興禱頌之誠不勝懇悃

移亳州回人賀狀

右鞏比緣懇請得假善藩既諧竊祿之私實獲事親之便慙無善政可稱厚恩豈謂某人特枉緘封曲垂獎錄言為黼藻飾陋質以為榮操若松筠處太寒而不變其為感愧曷盡指陳惟溽暑之方隆諒燕居之多適更忻保攝用竚遷陞

東府賀冬狀

右鞏伏以氣動於微升一陽而方長物資其始萌萬寶於將亨伏惟某官行蹈中庸業存久大為生民之著蔡任王室之股肱四岳之亮天功其凝庶績百揆之熙帝載攸敘彞倫茂對休辰具膺繁祉鞏方祗官次阻詣門闌

西府賀冬狀

右鞏伏以物資其始萌萬寶於將亨氣動於微升一陽於方長伏惟某官業存久大行蹈中庸為著蔡於生民任股肱於王室共武之服久專總於樞機秉國之均佇首當於衡軸對休辰而茂協膺繁祉以具宜鞏限此守

邦未緣為壽

回人賀授史館脩撰狀

右鞏誤被上恩進專史事顧慙孤陋曷稱選掄伏念鞏齒髮蚤衰材資素薄差池一紀久流落於風波推徙七州寢沉迷於簿領詎期皓首獲奉清光拔於多士之中寵以非常之遇惟累朝之盛典垂列聖之洪名宜得異能使之實錄豈伊鄙鈍可盡形容懼莫副於簡求方內懷於兢愧敢意眷私之厚特迂慶問之勤矧獎飭之踰涯俾寅緣而借重其為感幸難既敷陳

回人賀授舍人狀

右鞏啓叨奉制恩進登詞掖誤蒙任屬私積兢慙鞏器識少通性資多蔽非有為人之學徒堅好古之心矧齒髮之已衰困風波而且久晚逢真主獨賜重知取於寡與之中假以踰涯之寵甫專史筆遂掌訓辭惟清切之近班實論思之要地方驚冒處良用快顏未遑削牘之勤遽辱騰書之貺其為感佩曷罄敷陳

元豐類藁卷之三十八

明進士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後學姑蘇王忬校刻

祭文

祭歐陽少師文

惟公學為儒宗材不世出文章逸發醇深炳蔚體備韓
馬思兼莊屈垂光簡編焯若星日絕去刀尺渾然大質
辯窮卷盡含意未卒讀者心醒開蒙愈疾當代一人顧
無儔匹諫垣抗議氣震回遁鼓行無前跋扈非恤世偽
難勝孤堅竟窒紫微玉堂獨當大筆二典三謨生明藏
室頓挫彌厲誠純志一斟酌損益論思得失經體慮萌
沃心造膝帝曰汝賢引登輔弼公在廟堂尊明道術清

靜簡易仁民愛物歛不煩苛令無迫猝棲置木索里安
戶逸櫛歛兵革天清地謐日進昌言從容密勿開建國
本情忠力悉卯未之歲龍駕颺歛再極大艱垂紳秉笏
乾坤正位上下有秩功被社稷華夷召畢公在廟堂總
持紀律一用公直兩忘猜昵不狹朋比不虞訕嫉獨立
不回其剛仡仡愛養人材獎成誘掖甄拔寒素振興滯
屈以為已任無有廢咈維公平生愷悌忠寔內外洞徹
初終若一年始六十懇辭冕黻連章累歲乃俞所乞放
意丘樊脫遺羈馭沉浸圖史左右琴瑟氣志浩然不陞
蓬蓽意謂百齡重休累吉還幹鼎軸贊微計密云胡傾
殂愍遺則弗聞訃失聲昏淚橫溢顛寔不敏早蒙振板
敘心曷究髣髴

祭王達龍圖文

惟公有獨立之志不羈之材揚旌闡楚按節江淮止如
山淵動若風雷衆皆異其施設曾孰測其津涯若夫拯
急難於水火下雋傑於蒿萊越拘攣而不惑豈淺狹之
能偕至於稱物引類興言寓懷遠叅騷雅近雜嘲諧麗
蕪組藻美軼瓊瑰皆足以聲駕多士望隆九陔然而位
不過郎中名不過直閣流落白頭委蛇一壑豈人事之
當然信命存於真漠昏愚不肖早辱公知拊循愛勉施

及其私聞公之逝惻楚歔歔戴德莫酬寓薦以辭

祭張唐公文

熙寧六年六月一日

維公作德于躬實方實厚實夷寔訐寔堅寔茂彼嗜而
爭我有不惑彼媿為朋我肆而特我抗其辭維彼之默
始燁其華儒林禮官迺願其寔侍從之班維帝時咨維
士時附尚其昌言式久在序告疾于朝迺長南服里無
嘆聲士女輯穆以老得謝俶其歸裝車御未驅計聞四
方維余先人公同年友公子我姪又託婚媾寔殺于豆
寔酒于觴馳辭告誠維以求傷

祭孔長源文

嗚呼長源拔迹孤艱刻志勵力升德自幽迺不家食燕

其壽毋歸養以色興其士友跂我淳則微獨考古載辭
于策亦從爾知有婉軍畫為長以舒為將不亟迺使荆
粵銓材著職滅熄苛媯蘇僵博瘡會稽之治里無猝迫
初以詆去民實戴德卒還省部廷論之直維曰將歸東
符之析孰云不幸奄與生隔有親九十世為楚惻維其
篤行匪矜匪飾其虺為文其需為澤天與厥後賢能交
蹠有實有華光長譽白善豈無勸慶焉茲得維我與公
綢繆平昔詩書討論相求以益我試于鄉自公考擇彌
久彌親情隆意獲聞公之訃泫然心盡馳奠千里寓陳
悃悃

祭王平甫文

嗚呼平甫決江河不足以爲子之高談雄辯吞雲夢不
足以爲子之博聞強記至若操紙爲文落筆千字徜徉
恣肆如不可窮祕惟恍惚亦莫之係皆足以高視古今
桀出倫類而况好學不倦垂老愈專自信獨立在約彌
厲而志屈於不申材窮於不試人皆待子以將昌神胡
速子於長逝嗚呼平甫念昔相逢我壯子稚聞託婚姻
相期道義每心腹於超軼亦情親於樂易何堂堂而山
立忽泯泯而颺駛訃皎皎而猶疑淚汎汎而莫制聊寓
薦於一觴纂斯言而見意

祭宋龍圖文

嗟乎次道公之一字無於古今典章沿革得之於心山藏

宋本有之字

海積又於舊聞隱顯纖悉析之以口天高日白公在朝
廷羣公百司解惑釋疑公為著龜公在太史維僚與屬
正繆辨訛公為耳目今公亡矣廷有大議問故事者衆
失其歸國有大典考前載者人失其師况公行不絕俗
而動有常度言不忤物而辭嘸疵靖退之風愈老彌邵
方直之操自信而不回至於篤友尚舊比義親仁追往
烈而競逐豈庸態之能隣然而蚤蹈厲於儒館晚委蛇
於從臣曾未得歷禁林之獻納任廊廟之彌綸何鸞儀
而鵠峙忽颺逝而星淪哭公之喪者客不絕於門庭弔
公之家者使相望於道路維昏鈍之少與獨綢繆而有
素淚淋漓而莫收情切怛而奚懇嗚呼唐季五君史曠

其歸公蒐亡而集實蓋旁羅而遠屬至於帝宅神州祖
功宗德咸在筆削具存方冊爭日月之光輝與天地而
終極則公位雖屈而未盡名益久而逾章彼富貴而磨
滅豈得公之毫芒纂余哀而以此聊寓薦於一觴

祭亡妻晁氏文

子有仁孝之行勤儉之德宏裕端莊聰明靜默窮達能
安死生不惑可以齊古淑人為世常則歸我之昔明年
始筭言無疵悔動應衡規親踈悅慕稚艾嗟咨事姑之
禮左右無違服難體順惟日夜孜孜諧我屬人又薦以私
有犯不校有勞不施人隆已約乃以為宜衣有穿弊理
無光輝曰順吾性餘復何為紛綸世務偈仄群疑子陳

得失効若著龜及其既退婉婉其儀不矜以色不伐以
辭幽閒深謐度量誰窺吾貧口衆智不繼資脫粟藜藿
具無菹醢人不堪憂子獨怡怡縮綜雖愛不偏以慈訓
誨惟謹曰宜幼時我扶我翼共處窮羈鋤荒補漏細大
無遺嗚呼天禍我家隆集凶厲始來京師辛丑之歲子
之方壯疾疢中傷孰云此日一女先亡子雖自達病豈
宜然自煉至春有益無痊迎醫市藥我力為殫術寧非
善不勝于天將逝之夕逆知其期語論自若精神不衰
徧召室人告以長歸嗚呼哀哉父失賢女姑亡孝婦子
喪嚴師吾虧益友時歲雖往悲酸則新禫月之終奠此
一樽教養二子期獲子心時良返子託葬先林言如不

復誰爲我人長號敘哀寓以斯文

祭晁少卿文

鞏蚤以孤蒙與託嘉好自始迄今踰二十載繾綣相與
義厚情親會合乖濶則有書問開紙被辭猶若際遇不
意今者公遽淪亡得訃歔歔涕隨聲發海濱獨哭心與
誰言仍聞歸旛旅次餘杭隔此濤江寓陳薄奠公乎知
否已矣柰何

詔中祭丁元珍文

嗟乎元珍別子幾時孰謂子往無復來期子之爲人渾
厚平夷不阻爲崖不巧爲機朋僚悅附族黨懷依其動
恂恂必應繩規其語諄諄不見瑕疵後事之畫吾無妄

隨表人之政彼有遺思其蓄鈞石其出銖錙惟夫學問
富有書詩濡墨操紙寫之文辭春陽滿野萬物榮滋匪
營匪飾疊異并竒既精衆作於詩復尤清新俊逸與古
爲儔讀之灑然可破百憂哀鳥之秩天祿之遊謂淹已
久既晚方收孰云未幾斥置南州書猶未復訃已來投
衆爲哀傷况於吾屬初疑終駭哭淚滿目莫紉子棺莫
襚子服禮多不及情豈能忘寓辭千里侑此一觴

朝中祭錢純老文

嗚呼公乎窮經及史旁兼百氏廢寢與食不虛寸晷篤
好無倦華顛愈勵強記多識箱輸屋侍閣議崇論河垂
海委詩賦講說射策三科金馬玉堂經惟三職寒苦自

至無馮與翼銓綜再試士曰予歸尹正三歲衆曰予依
公於所聞維學之力公於所知則維自得利害之際人
鮮能安彼為惴惴公獨桓桓愛惡之情人鮮自克彼有
贅虧公為衡石世所並逐公有不求彼囂我靜則莫我
尤曾不三事位云未究曾不百年數云非壽殲國之良
在列嗟咨隕民之望耆艾歔歎天子聞喪馳使臨視勞
恤榮孤調憐乏匱凡我同朝矧曰同志哀由感觸孰知
失涕寓焉在庭薦羞在機公乎來哉寄誠茲誄

祭李太尉文

公先種德頌大于久母宋仁祖維在懿后公維后姪考
異姓王入長六師外垣大邦不以貴盈遜悌慈良昭陵

未遠公奄云亡轎車之東致薦一觴

祭致仕湛郎中文

維公甲以郎潛安於養志晚而家食曾不待年治紀績
於朝廷行實推於鄉里淪亡未遠窳窳有期竊仰高風
敢陳薄奠

又祭亡妻晁氏文

鞏無狀遭禍早失賢妻徘徊京師零丁孤宦廼致旅櫬
未就先塋夙夜思惟心顏愧怍今蒙恩補外道出東南
敢啓叢宮進登舟御間閔回阻將致鄉園而鞏比至淮
瀕迫趨官守其於奉承靈輿經涉大江方復假人經營
護視未惟見亮尚賴有靈若夫觸冒川途幾數千里使

保清謚則惟餘休至於推擇吉辰脩嚴葬禮俟得時日
敢不躬親惟其鑒之故以情告

代人祭李白文

子之文章傑立人上地闢天開雲蒸雨降播產萬物瑞
麗瑰竒大巧自然人力何施又如長河浩浩奔放萬里
一瀉末勢猶壯大騁厥辭至於如此意氣飄然發揚僞
偉飛黃馱馱軼群絕類擺弃羈馱脫遺轍軌捷出橫步
志狹四裔側睨駑駘與無物比始來玉堂旋去江湖麒
麟鳳凰世豈能拘古今僻儒鉤章摘字下里之學辭卑
義鄙士有一曲拘牽泥滯亦或狡巧爭馳勢利子之可
異豈獨茲文輕世肆志有激斯人姑孰之野予來長民

舉觴墓下感嘆餘芬

祭王都官文

維公材敏而宏志眎萬里高辭大篇出仕天子主簿于
閩聲駕其長清江之謀矯矯逾壯于韶于杲條教出已
伺公所為萬目齊眎奪奸于幽耄吏喪膽悍黨睢睢根
柢卒斬里謳戶歌惟惇寡獨在右惟監在下惟屬在側
惟僚相講戴服將起將昌俞考以難曷赴曷歸忽殞無
還公於先人實歡實厚至公諸子輩辱親友於公家行
表裏洞知於黨不校於尊不違出升公堂不撓毫髮退
從其私婉婉曲折鍾山崢嶸下惟江水昔公此臨委蛇
烏履令子六人葬公于此銘輦之為辭貧事偉千里寄

誠以茲一簋

祭袁太監文

於乎越蜀荆吳三方萬里公馬駢駢僕印而使蠻墟海
聚獄無監辭我我叩轅貨走京師東南之粟風颯手筭
歲項太倉萬艘尾錯遂副會府肆其心畫出屏于宣以
我偃側九卿之行得謝以歸冕弁入里昔時布衣進退
則然當世所嗟不貴以驕不富以奢翼翼其行坦坦其
衷墮然順退長者之風白髮雖多几杖未隨笑言在耳
已哭于帷眷然撫我就如公允先人不幸託載公舟我
生方屯戴德莫疇羞醪則微以陳我悲

祭關職方文

嗚呼關公以文中科以材為吏艱于厥初四十始仕終
領兩州其治大肆告老于朝郎官以歸卿士大夫觀望
嗟咨孰為公居竹水之寮孰為公園正據湖山公出公
休八子侍側仕者太半同時共籍其聲顯揚其習順慈
萬石之風百世相差有後如斯世誰能及而况公年躋
二十入十或如公壽莫如公安屢勞撫少其意桓桓拜公
以晚見託以姻書猶在機計已及門福祿之全在公奚
憾念昔思來族親之感吊廬在東遠不及會泣敘斯文
千里之外繾綣之情已於一酌

祭黃君文

嗚呼宋且百年號令萬里姦臣黜除尤者擯死巖材里

秀驅駕而使蓋君之生有時如此當世之官有微有盛
盛者廟堂斟酌王命千隸百司進退聽出長四方玉
斧金乘邦侯衆將傳牒而令微者紛紛或陪或正千品
萬名各有操柄人皆敏手捷取能併君獨於求以死終
病同時之人勤營善蓄萬籬儲金萬龔藏玉遺餘野積
不能匱積君獨一身衣食常蹙茲非其命曷以至茲君
能自達可以無悲親戚念君能不歔歔我之老姑歸君
為婦與君歷年顛沛同有今對其孀寧匪我傷來問來
吊屢至其堂葬君南山冬氣已烈薄醪時羞觴豆肅設
侑以茲文與君一訣

元豐類藁卷之三十八